

重訂
虞初廣志

姜澂羣先生輯

丹筆題



重訂虞初廣志卷十五

鄧水 姜泣羣選輯

端木方

李澄

端木方字正男。家閩中。生而頤頤。數歲與羣兒戲。羣兒持巨槌擊其頭。頭無恙。羣呼以鐵頭。而鐵頭亦自命稍長。習爲無賴。或杵之。輒以其擊人。當之者仆。人皆避之。嘗爭於市。有癯翁從旁睨曰。豎兒太橫哉。鐵頭睜目視翁曰。爾何人。敢侮我。擊以頭。翁手一揮而鐵頭仆。再擊再仆。凡三仆。鐵頭踞地罵曰。老奴敢侮我。必殺老奴。翁迴顧曰。我張長公也。偶遊於此。棲獄廟。豎兒其來。至夕。鐵頭袖短刃。達長公所。門闢。長公寢。登其床。左據項。右抽刃而刺之。如堅革。刃不得入。力刺之。刃折。鐵頭墮床下。長公開目視曰。豎兒何敢惡作謔。鐵頭拜且言曰。某

無狀當死。然公操何術。乃至此。長公起。欠伸言曰。子好勇而無勇。自賊之道也。我無異術。能養氣耳。能待我乎。鐵頭曰。侍公撻數十。曳之起。自是鐵頭朝夕侍長公。數折辱之。無愧色。又陰使人詬之於塗。走避去。長公曰。可教也。出一卷書曰。世所稱易筋經者。卽此。今所傳皆贋本。昔岳武穆得之番僧。予得之異人。以授子。遂乃調習精氣。吞吐二曜。百日盡得其傳。長公曰。吾將遊於江淮。十年後訪我於石城。別去。於是鐵頭以勇聞於閩粵間。閩粵豪傑士多歸之。間藏匿亡命。捕者知之。而莫敢誰何。一日忽不樂。客問之。曰。吾行於道。而士大夫皆遠我。是恥我也。丈夫不可以爲人恥。乃讀書史。通大義。門下客稍稍去。明末。唐王監國閩南。其客之去者。多爲將師。咸舉鐵頭。鐵頭拒之。語人曰。今四海洶洶。將有真人起而定之。此輩皆暮氣。烏足共事哉。旣而果敗。亡去者入山爲盜。與海寇相聲援。總制劉公憂之。欲盡招諸盜。難其使。有以鐵頭荐者。公以禮聘。鐵頭感

其意入山。見其魁曰。君等所以爲有司難者。得毋恃山谷之險。脫不守。則將爲海外王乎。曰然。曰殆矣。今天子神靈。治兵者武。前傳檄海上。島中之士盡驅入粵。粵中之降者數千人。旣設重兵於閩粵之交。率降卒掛帆而東。以檄道於閩洋。然後發會稽之甲。調南尉之勁旅。掠諸砦而火焚其巢。則君等腹背皆敵也。欲旁走。能從枕席上度乎。曰然。則奈何。曰降耳。於是諸盜皆從鐵頭約。績奏將官之鐵頭曰。我師與我期。今已及。不可留。卒遁去。聞張長公復以技授甘鳳池。甘江甯人。其勇蓋於東南云。

傲吾曰。端生非特以勇聞也。觀其能師長公。游說諸盜。恥不知書。棄官不爲。又豈世人之所能及者哉。

韻鶴軒筆談四則

闕名

儒夫俗子。受制閨中。了無足怪。所怪者。古來名將。往往懼內。尤甚。殊不可解。若

桓溫之以老奴見斥。世所共知。前明常開平遇春無嗣。太祖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及回。內出一紅盒啓之。乃斷宮人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太祖再三詰問。開平懼吐其實。且叩頭曰。蒙上賜二宮女。今若此。有辜聖恩。死莫贖。故連日驚憂。太祖大笑。召開平入宮飲酒。命力士肢解其妻曰。悍婦之內。開平驚成癩痢。大將軍戚繼光。其夫人威猛。曉暢軍機。常分麾佐公成功。止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卽斬之。於是將士膽落。殊死戰。復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恚。而妒亦天生。公每入幕。目無旁矚。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絕無影響。蓋於曲房通別室。其扉墻磚。巧於合縫。見牆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言某孝廉子。丐以繼嗣。卽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一日念無子涕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往

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力踰重牆報公。公召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迎夫人。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公卽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噫。矯矯虎臣。登壇仗鉞。熊羆十萬。靜受韜鈴。卽封豕長蛇。聞風膽落。及至芙蓉帳中。獅王一吼。戰兢殼竦。搖尾乞憐。可云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矣。

薛生白。別號一瓢。名醫也。能詩。乾隆初。以博學鴻詞薦。不起。少負膽力。任俠喜游。嘗夜醉歸。遇劫賊於途。奮臂擊斃之。先是吾蘇王廢基一帶荒僻特甚。賊每夜劫過路者財物。謂之背娘舅。由是遂絕。翌日。人傳斃人於途。官府往驗事。薛因謂其妻曰。殺賊者我也。妻因乘間言之曰。君之所爲非計。曷不讀書以期自立。薛曰。讀書誠佳。誰爲我料理薪水。妻曰。君誠能讀書。妾當以女紅佐薪水。

年薛諾之由是閉戶讀書起臥一小樓不下者十年。遂博極羣書。尤精於醫。時醫士葉天士聲名藉甚。薛一出。卽能與之抗。葉因於所居築室三間。顏之曰掃雪軒。薛亦於南園起宅。號掃葉山莊。薛武勇絕倫。嘗夜臥聞庭樹窸窣作聲。啓牖視之。賊於暗中以鐵鑣中薛所著履而逸。薛心知非賊。乃訪其藝者也。乃鑄銅杖一以自衛。題曰銅婢。當時題咏甚多。袁簡齋集中有長歌一首。其結云。一時名士皆有歌。祝君偕老專房多。我獨譟語君應笑。頗聞銅臭喚奈何。張天師之至蘇也。適患時癘。延葉天士往治得瘳。天師以金帛謝之。辭不受。因使人致意於天師曰。願得公一言。則過於金帛遠矣。張曰。苟可言。無不如命人。遂語以故。張諾焉。越數日。郡之官僚。公宴天師於虎邱河舫。葉從岸上過。天師忽離席起立。若肅然生敬者。諸官僚請其故。天師曰。適岸上天醫星過耳。諸官僚因使從者登岸詢之。則葉也。由是天醫之名著。而葉之門益如市。葉所生母

有病命在旦夕矣。遂不敢下藥。語於人曰。能愈母疾者。願以三百金爲謝。夜不能寐。覃思病源。忽自言曰。若然不是親生母。定用青龍白虎湯。其壁外則旅店也。有客以遊幕失所。欲歸無資。居於此有日矣。夜亦不寐。聞壁外人語。心異之。明日問其主人。主人具以故告。客因使主人言於葉曰。有客能治此疾。葉聞之欣然迎入。客視其疾。謂葉曰。君精於醫。何不用青龍白虎湯乎。葉然其言。一劑而愈。客遂受謝得歸。客實不知醫也。噫。以葉之精於醫理。至於其母之病。乃不敢下藥。而不待客之一言。非當局者迷耶。抑其平日之起死回生者。尙以人嘗試也。葉之歿也。戒子孫勿習其業。蓋有以窺其奧者矣。

近日垂簾賣卜者。大抵非徽人。卽江西耳。前明時休寧人貿易過江右者。逆旅中遇一道人。詢鄉貫畢。忽曰。君處有卜筮者汪龍乎。乃吾弟子也。吾有下部秘書。尙未傳彼。今老矣。煩君歸時郵付之。又曰。吾試爲君卜某日當歸。某日當抵

家抵家之明日。當有事入城。行至東門外。望見橋上有警者。緩步下橋。卽吾徒也。君當呼詢。以此書畀之。其日。吾徒入城。爲人占卜。袖中有銀五錢。可以贈君。酬勞。然須卽返步。不可入城。入城恐防口舌。其人唯唯。乃歸家。果符所占之日。次日因事入城。至東門未上橋。果有警者。詢爲汪龍。因卽以書授之。龍果出袖中銀五錢贈之。其人謝去。忘入城之戒。至市中。忽有挑柴者摩肩過。柴枝牽破其衣。其人大怒。批負薪者頰。責令賠償。負薪者叩求不得。適縣官過呼問之。得其情。乃曰。貧人無心牽破衣袖。旣打矣。又令賠衣。眞無良也。與之杖十五。其人方憶道人言。悔無及矣。江龍字潛夫。顧尙書可學。以潛夫名上聞。卽命有司趨入朝。尙書躬爲勸駕。卒謝之。其道入者。卽宸濠逆佐李士實也。士實逃難至休寧。遂以術授龍。故至今二處人猶能習其秘訣。

傲吾曰。常戚二大將軍之受制裙下。薛醫又以文武稱。皆古今來不多觀之。

人也。若葉醫以天師一言而名震海內。卒不能醫其母疾。致庸醫以成名。良可怪矣。是殆其積慮過微。而反以之束手也。非工於謀人而拙于謀己耶。至逆旅道人之善卜。想亦管巖之復生歟。不然。何其不爽毫釐也。

二韓義軍參謀中將安重根傳

白山逋民

昔謝文羽痛哭西臺。招臯丞相之魂。嗚咽淋漓。歷千古而不滅。黃梨洲竄身南雷。收殉難諸人之蹟。表章不遺餘力。是蓋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微此則天地之正氣絕矣。顧余無狀。亦抱二氏之痛者也。白首逋踪。異域飄零。瞻望故國。禾黍蕭條。吾所愛兄弟之死於異族之手者。歲不知其幾千。滔滔黃海。冤血長流。凡平日稍以志氣才識現其頭角者。無一能逃其網焉。每一念及。五內如割。天乎。天乎。胡寧忍斯。西臺之哭招忠魂。南雷之收拾遺蹟。誠有不能已於情者。而東西奔竄。無暇把毫。負我忠義之兄弟多矣。至若涉層溟。屠巨鯨。聲震竄宇。光

燦古今者。惟吾安君重根。轟轟乎烈烈乎。固有不待後死者之表章而垂之無窮也。然自余之來華也。凡官紳學生農工商賈之人。罔不問安君之遺事者。以吾韓人而不能舉其歷史。則亦烏可謂之有人心者耶。旅館寒燈。邊風颯颯。援筆述此。以副天下人之祈求也。蓋據安君之歷史而論之。曰捨身救國之志士也。曰爲韓報仇之烈俠也。是猶未足以盡安君矣。安君具世界之眼光。而自任平和之代表者也。蓋以天下之大勢言之。金甌一統。據亞洲之中心。而關係大局之平和擾亂者。中國也。以唇齒之密接。而關係中國之安危者。韓國也。日本海中之島國。島人之性。每馳思域外。銳於進取。又其地處東洋之要衝。西舶之東來者。先泊於此。其受西人之觀感。較早於中韓。故倣倣西法。驟臻富強。遂突然先進矣。苟其維持大局。對於隣邦。不取侵略主義。爲至相扶將之計。則東亞之平和可企。而世界之戰禍可弭也。乃其政策不出乎此。以爲不侵佔隣疆據

爲領土。則不可以發展其勢力也。由是數十年來。以韓滿經營四字爲惟一無二之方針。甲午之役。已有要素遼東半島之問題矣。及夫戰勝俄人。以爲天下莫余阻也。得隴望蜀。愈見其野心之勃勃。所謂韓滿經營之目的不達則不止。以區區島中之生活。馳突於大陸方面。不亦榮哉。然而滯滯神州。不容彼之獨自橫行。而列強眈眈。逐鹿紛紛。若是則不止中國之擾亂。而抑亦各國之競逐無時可已。將億兆之生命財產。糜爛於砲火世界。是豈人道之所許者耶。然則甘爲戎首。破壞大局之平和者。誰實尸之。彼伊藤日本之代表。而侵略主義之主動者也。安君對於世界希望平和者。故認彼爲平和之公敵。而以爲不除此則天下之禍。不可弭也。擲吾一己之生命。購得世界之平和。則無上幸福也。主義相反。勢不俱生。乃其結果之至此者也。以是論之。安君具世界之眼光。而自任平和之代表者。豈僅曰爲韓報仇者哉。

安重根者。韓國黃海道海州人。父泰勳。進士。善詩文。爲人慷慨有氣節。甲午（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東學黨倡亂。氣焰甚熾。舉國繹騷。泰勳召募鄉兵以討之。重根年十七。後父軍擊賊。重根幼有萬才。通經史。工書藝。及長。善騎射。膂下有棋子者七。狀如北斗。故初名應七。軀幹長大。氣宇軒昂。以膽勇爲鄉人所懼服。家素饒財。以父子俱尙任俠。故揮霍而盡。討東學時。宰相有賈公穀者。擁有私資。泰勳奪爲兵餉。亂定。賈迫之急。遂入天主教。教中人素聞其盛名。懼迎藉甚。由是重根亦爲天主教人。時國政日紊。官吏競爲貪婪。以剝民膏。泰勳藉教會團體。以抗官吏。雖得人民之歡心。而大被官吏之仇嫉。幾危其身。中歲徙黃海道信川。又徙平安道甑南浦而居焉。吾邦人民積狃昇平。不習武事。陷於文弱之極點。而泰勳教子弟兼治文武。故重根射藝絕倫。能於馬上射落飛鳥。此其後來活動之原因也。

我國與日本隔一海峽。彼之圖我。遠則豐臣秀吉有壬辰之入寇。近則西鄉隆盛有丙子之征韓論。前後經營。何其慘淡也。甲午中東之役。彼欲分離中韓關係。聲言朝鮮之獨立。而其干涉內政。攫取利權之手段。何嘗以獨立之實與之也。况乙未八月我國母之被弑。出於彼人之凶手。則我國民忍共戴一天乎。甲辰日本與俄國開戰。日皇又宣言于天下曰。扶植韓國之獨立矣。及其戰勝而議和也。俄人認日本於韓國事。軍政事經濟上有卓絕之利益。於是伊藤博文以統監來矣。乙巳十一月十七日。伊藤與公使林權助大將長谷川好道等率兵入闕。勒締保護條約。元老閔泳燠趙秉世等死爭不得。遂自殺以殉國焉。人民之反對者。併被逮捕。或遭慘殺。嗚呼。四千二百餘年歷史之舊國。遂隸伊藤統治之下矣。

時重根在甌南浦。閱大韓每日申報。則保護之約成矣。不覺放聲大哭。即告於

母氏曰。國家糜爛至此。兒不敢自愛其身也。遂與弟恭根正根入漢城。使之肄業於法律學校。以求學界之同志。往來平壤漢城之間。糾合志士。獎勵教育。以爲回復國權之準備。嘗在甌南浦對衆人痛論時事。略無顧忌。日巡兵詰其過激。重根怒毆日兵仆地。曰爾何干涉我家事乎。其不畏強禦多有如此者。

此時吾國志士界有安昌浩者。理想家也。雄辯家也。事業家也。早歲遊歷美洲。吸收文明。其還國也。在統監政治之日。痛祖國之沉淪。慨民智之幼稚。每對衆演論。詞氣激烈。心血怒湧。聽者莫不雪涕。其組織會社。建設學校。皆井井有規。極合文明制度。爲全國之模範。所至男女塞道。懽迎。爭呼安先生。其爲國人信仰之如此。重根往從之遊。聆其言論。尤深佩服焉。

嗚呼。日人併韓之機漸熟。至丁未七月。而海牙密使問題又起矣。是歲荷蘭海牙府開萬國平和會議。前議政府李贊李相高。前平理院檢事李儁。前駐露公

使參書官李瑋鍾三人走海牙府。控日人強壓毒害之狀。各國公使置之不問。日政府乘此爲最好機會。伊藤及長谷川奸道林董等帶兵入闕。逼皇帝禪位太子。要結七條。協一切行政司法官吏任免。均由統監處分。解散各軍隊侍衛。第一大隊長朴勝燠痛哭自刎。部下兵士激忿。與日兵接戰。射殺大尉樞原日人大怒。開大砲轟擊。煙焰漲天。是日兵士人民死者千餘人。于時重根自平壤入漢城。悲觀此狀。不勝怒憤。顧瞻四方。網羅彌天。揮腕無地。乃與同志金東億入俄領海參威。以其爲韓人移住最繁之地。而係日人勢力範圍之外。可得行動之自由故也。

年來韓人移住俄領沿海州及各處者至數十萬戶。就中有志者開設學校及報館。鼓吹祖國思想。重振往來各地。備嘗艱苦。忍耐飢渴。大聲疾呼。唇焦舌枯。得同志者禹德淳。曹道先。柳東夏等七人。斷指結盟。血書大韓獨立爲國報仇。

八字約以同死。陰募義旅。將乘機舉事。寄書大韓。每日申報館。其書略曰。修身齊家治國爲人之大本也。心體相合而保其身。家族相合而保其家。人民相合而保其國。其理一也。今我國家陷敗至此。國民之不和合。卽其一大原因。不和之病由於驕傲。種種害毒皆萌於此。蓋優於己者猜。弱於己者侮。與己埒者爭。俱不相下。烏得和合哉。醫驕傲之病者。謙遜是也。卑己敬人。甘人責己。薄於責人。又能以己功讓人。何患不和合哉。昔寬國王使諸子折一條鞭。個個斷折。更與以一束鞭使之折。不能折條。王曰。汝等各自爲心。必爲人所折。合爲一心。人不敢折。吾人當念此言也。惟我民族不能一心。故疆土爲倭奴所奪。而猶爲倭奴輸我內情。樂爲彼俵。借彼毒手。陷我忠良。抑獨何心思之及此。痛恨骨冷。此蓋驕傲二字所崇也。苟能打破此二字而持和合二字。父詔其子。兄勗其弟。決死以圖復國。高建太極旗。同我眷屬相見獨立館。唱大韓獨立萬歲。震動六大

洲是吾願也。貴社亦宜以是鼓動我同族。則區區之望也。

異哉伊藤之來北滿也。皤皤衰髮。稜稜瘦骨。驅馳海陸。觸冒風雪。爲營何事。蓋韓滿經營卽彼惟一目的。韓國經營十分完滿。滿洲進取。行將繼續。與彼俄國拋棄宿憾。聯結新好。協商滿洲問題。非元老宿望代表一國者不可。是以北滿此役不委之於他人。而矍鑠老翁自任之矣。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卽此老之自負語也。然而使此老不死於鋒鏑。而死於美人膝上。則烏足爲丈夫之價值哉。此日之行殆天所以成就其人也。以己酉十月視察滿洲。將會俄國大藏大臣於哈爾賓。於是韓國義士安重根禹德淳躍然而起矣。重禹作詩而歌之。天下曰丈夫處世兮無國何歸。時造英雄兮英雄造時。雄飛兮障我者誰。東風漸寒兮成功之秋。一舉狙擊兮快雪國羞。同胞同胞兮勉成大業。萬歲萬歲兮大韓獨立。德淳亦作歌而和之曰。逢兮逢兮。逢讎仇兮。我欲逢爾。奔走四方。惟

爾求兮。今日相逢。天假其便。快報國讎兮。

伊藤以十月二十五日宿寬城子。朝發鐵道。午至哈爾賓。日官吏駐滿者。懼迎甚衆。露大藏大臣亦至。兵衛甚盛。重根着洋服。懷拳銳。混入俄兵間。伊藤纔下車。狙伏發丸。三發皆中伊藤胸腹肩脅。更發三丸。亂射日人。川上總領事森祕書官田中理事均被重傷。重根見伊藤倒地。以拉丁語大呼大韓萬歲。露巡兵卽行捕縛。重根笑曰。我豈逃者哉。此報一播。天下之人莫不動色吐舌曰。韓國有人。韓國有人。露國寫眞師楊重根射伊藤狀。爲供世界演劇觀。日人以六千圓購之云。朝鮮詩人金澤榮遊淮南。聞此報。有詩曰。平安壯士目變張。快殺邦讎似殺羊。未死得聞消息好。狂歌亂舞菊花傍。海參港裏鷓摩空。哈爾賓頭霹大紅。多少六洲豪健客。一是匙箸落秋風。從古何嘗國不亡。纖纖一例壞金湯。但今得此撐天手。却是亡時也有光。

於是俄人以重根交付日人。押致旅順監獄。將行公判。韓國律士及俄國英國荷蘭律士。併爲辯護。及開公判。不許各國人辯護。只許傍聽。日裁判官行審問。重根抗辯曰。苟欲恢復韓國獨立。維持東洋平和。則必先除伊藤老賊。然後可圖也。又主辱臣死分耳。我以死決心。爲國家獻身。出遊海外。遊說我民族。鼓起忠君愛國之心。募集壯士爲兵。教育幼年爲後備。一以勉實業。一以勵義務。以圖大事。是我之目的也。裁判官曰。伊藤公爵實奉天皇陛下命令。撫爾國民。語未終。重根厲聲曰。曩者日俄戰爭。日本皇帝宣戰詔勅有曰。扶植韓國獨立。維持東洋平和。我韓人民用是感激。祝日軍勝利。修治道路。運輸兵餉。及日軍凱旋。我韓人喜躍相賀曰。自此吾國獨立益鞏固矣。乃伊藤迫我政府締結五條七條等約。大加不利於我國。移我外部。奪我通信機關。廢我法部。解散我軍隊。至於廢立我皇帝。動藉兵力。專行強壓。國內義兵由是激起。愈殺愈熾。忠志之

士殺戮殆盡。於是乎我韓人視統監爲仇敵。日本皇帝詔勅所謂韓國獨立。東洋平和。皆歸於網我韓民而已。伊藤之陰謀譎計。不可復揜。乙未弑我皇后。亦由伊藤之凶謀陰噬。彼伊藤者。違反日本皇帝詔勅。陰虐我韓民。不惟我皇室之逆賊。亦日本皇帝之逆賊。我用是讎視伊藤老賊。到處遊說我民族。激起義兵。我自以參謀中將激起韓日戰爭。今日殺伊藤老賊。認以韓國獨立戰爭。自處以義兵參謀中將資格。今此法庭引出。亦以戰爭被虜認之。不當以刺客問我也。意氣益厲。辯詞滔滔。愈逼近彼國陰事。裁判官色變。遽麾退傍聽。遂止公開。粵明年庚戌三月二十六日。竟以殺人律處絞。禹德淳曹道先柳東夏以幫助殺人處役。重根在獄中。意頗閒暇。述東洋平和論數萬言。蓋發表其平日所抱主義。而莫之傳爲可憾焉。日人之索書者踵門不絕。寫至數百餘幅。辯護士安秉瓚歸國。重根囑之曰。爲我告同胞。我不過爲急激一着者。願我同胞熱心。

教育擴充實力。以復我國權。則死者當蹈舞泉下矣。臨刑神色自若。連呼東洋
平和。先是謂弟恭根等曰。我死願埋哈爾濱路旁。使天下之人知其爲亡國民
之骨也。恭根等欲從其命。爲之請屍。日人不許。遂埋之旅順之邱矣。各國人爭
購其肖像。寫眞師有致厚富者云。

昔鄭商人竝高以販牛爲業。能救鄭國之難。此商界之傑。而國民之範也。今韓
國義士禹德淳亦雜貨商耳。其愛國血忱。直與安重根並耀青史。天下之商業
同胞。其亦有感發興起者乎。禹德淳忠清道堤川人。家貧。業商。轉至漢城。開雜
貨店。僅支生活。無暇學問。然愛國之忱。出於天性。喜讀新聞。至時勢危迫。國權
損失。輒涕泣不食。乙巳保護條約成。舉國人士悲憤若狂。莫知所出。德淳慨然
曰。國存然後民存。吾國之不存。則吾之產業非吾有也。吾之妻子非吾有也。吾
之生命非吾有也。吾寧毀吾產業。棄吾妻子。捐吾生民。以救國家可也。然三千

里山河。舉在羅網之中。一言一動。不臨自由。則尙何事之能爲哉。吾聞海參威多吾同胞之移住。亦有志士創辦學校報館等事業。而係在日人範圍之外者。求吾活動方面。舍此焉往。遂入海參威。訪求同志。與安重根斷指結盟。至是聞伊藤之來哈也。欲於要路擊之。而未知何處與彼相遇。於是兩人決計。一在蔡家溝俟之。一往哈爾賓圖之。德淳乃留蔡家溝。送重根赴哈。淚泫泫欲墮。不異蕭蕭易水白衣冠送別時也。見者頗怪之。及夫伊藤之來也。巡兵閉其客店。不許出視。德淳從窗隙覘之。伊藤已過矣。忿極氣塞。頽臥炕上。良久乃起。及其對簿。辭氣激厲。與重根所對無異。傍聽諸人莫不壯之。此時公判處三年役。已人又恐其將來有如何行動。乃加以他罪。移囚咸興監獄。德淳遂自殺。雖其目的所就。讓於重根。而其志氣之犖犖。則無愧爲天下之烈士也。

嗚呼悲夫。四千二百餘年歷史之韓國。至(西歷一千九百十年)庚戌八月並

其空名而去矣。日本陸軍大臣寺內正毅以總督來韓。宣布日韓合併。廢隆熙帝爲昌德宮王。各處巡警兵備甚嚴。重根從弟明根陰結壯士謀殺寺內。欲於火車中以炸彈擊之。事洩被捕。入法庭對簿。辭氣亢厲。傍聽者皆曰。真無愧爲安義士之弟也。以謀殺未遂。處終身役。連累受刑者至數百人。先是平壤人李載明。金貞益。聞日人將締合併條約。以爲急先除賣國賊黨。則彼之勒約或可阻之也。載明刺李完用。完用被重傷不死。載明乃以殺人律處絞。貞益欲刺李容九。被捕。以謀殺處役。載明耶蘇教人。幼失父。十三歲從西洋宣教師赴美洲。以勞動得盤資回國。貞益至貧。寄傭人家。服役之暇。就勞動夜學堂受業。語其情踪。皆至微者。乃爲國討賊之舉。出人意表。驚動一世。由此觀之。市販側微之間。未嘗無奇男子也。

著者見華人之論安君事者。曰斯人也。一目顧朝鮮。一目顧中國。可見其崇拜

之至矣。夫此崇拜英雄之思想。實爲振興國家之要素。而據英雄之蹟。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表章之。闡揚之。則執筆者之責也。若執筆者之慢於是。則非所以啓發國民之良心也。非所以培養國民之元氣也。烏在其爲精神教育乎。况對今日現狀。此種歷史。尤爲對症之良劑。何以言之。國家之興替。在乎國民之心理。其國民富於義俠心者。重公德。懋公益。急公義。遇有患難。爭擲肝腦。以赴救之。衆志團結。國力健全。若其乏於義俠心者。祇知有私。不知有公。國家休戚。付諸膜視。不痛不癢。麻木不仁。竟陷於腐敗之極點而已。然則今日國民教育。非崇尚義俠。以風厲之。恐不能救此麻木不仁之症。以成強健活潑之體也。進而言之。道德家救世之勇。亦何嘗不有是哉。墨子摩頂踵。放利天下。則爲之。楚欲伐宋。墨子之門人爲諫。楚救宋之楚而死者七十餘人。此其義俠之宗也。王陽明黃梨洲亦皆有義俠之風者。故其爲道也。富於自信。勇於實行。發揚蹈厲。

最有功於世教矣。世之志於精神教育者，其曷注意於是哉。

編者曰：安氏者三韓之奇男子也。論者或目之爲刺客。據其供辭則認爲韓國獨立戰爭。而以義兵參謀中將自任者也。又或稱之爲韓報仇。據其供辭則以恢復韓國獨立維持東洋和平自命者也。素以恢復韓國獨立維持東洋和平自命者，乃終出於狙擊暗殺之一途。反以成彼扶桑驕兒伊藤梟傑之名。此必有其大不得已者存也。夫物不得其平則鳴。異族陵侮。爰有種族革命。政治黑暗。爰有政治革命。顧革命之同。慘淡經營。非旦夕功。於是狙擊與暗殺。乃嘗爲其導火綫與急先鋒焉。此亦愛國義士不得已之用心。而可爲後人所鑒諒者也。是編爲白山浦民氏所著。寄交本社。爰略爲詮次。以公諸世。並附載安昌浩金澤榮禹德力安明根李載明金貞益諸氏事略。俾知三韓大有人在。人心不死。卽國魂不亡之徵云爾。鐵甕陳旻適識。

傲吾曰。重根之刺伊藤。全球震動。婦孺咸稱。不可謂非天下第一志士也。惜夫繼伊藤而起者。尙有其人。爲重根之續者。則吾未之見也。舉首東望。不禁心傷。環顧吾國。愴然泣下。讀唇亡齒寒一語。吾人尙可以高枕而臥乎。

越南遺民淚談

羅惇勳

越入於法。法人治越。苛虐無人理。有越南河內遺民阮尙賢號鼎南者。以癸丑夏六月來游京師。所箸桑海淚談。設爲與韓人問答。共道國亡之慘。其詞至苦。傷哉亡國之民也。詞云

余交人也。去國六周星矣。所謀之事。百無一成。骨瘦形枯。心悲夢慘。仰呼天而問之。天不吾答。俯籲地而哀之。地不吾証。蒼茫獨立。四顧無聊。於是縱游瀛寰之中。求其身世之類我者。與之締恨交。論恨事。久之於三韓得一人焉。曰閔氏。以某年月日會於某埠之小山上。閔君謂余曰。吾輩國土別。言服異。而皆亡人。

也。嗟乎阮君亡國之慘。爾我共之。然吾三韓於彼倭人者。地近而勢逼。譬病叟與大盜爲鄰。無寒暑晝夜。皆可烙我刃我。而畢其命。若君之宗國。聞見苦於法人。彼法人者。地遠而國富。其毒人當稍緩矣。余曰。吁。君尙以吾國爲幸乎。恨未一履吾境也。天地間有猛虎而不甘人肉乎。有雛鳥見攫於蒼鷹者乎。吾香山之石。嶮巖然。若吾民之骨立也。吾珥河之水。滔滔然。若吾民之血迸也。君獨未之聞耶。閔君曰。彼之凶虐。向未有告我者。君請爲我道之。余方心血沸湧。遂不覺瀉爲長談。以誌吾恨。後之覽者。哀我歟。賤我歟。抑笑我歟。皆不暇計也。吾國土地肥饒。兼山海之利。數百年以前。外患迭至。而上一心。卒能以血戰存其國。五十年來。歐浪東奔。情勢一變。當時秉政愚懷。專持鎖國主義。故法人得乘其隙。始以傳教窺虛實。繼以通商入庭戶。終之以戰事。以和約。而吾國三十六省之輿圖。遂爲法人有矣。彼既得志。與之反抗者。皆勦而去之。奴隸我官吏。性

畜我人民。繫我手足。吮我膏血。蓋二十有六年于茲矣。其虐政之大端有四。一酷其刑罰。二重其賦役。三絕其生路。四錮其知識。外此罄竹難書。一言以蔽之。曰欲滅吾種而已。乙酉五月二十三日。乃吾國國破君亡之大紀念日也。先是屢戰不利。總督軍務大臣阮知方。總督黃耀。相繼殉節。南北兩圻既陷。彼乃以重兵壓京城。逼我政府立新約。殿前上將軍衛正侯阮說。素主戰。至是益怒。乘夜進兵。顧彼先有備。縱兵大戰。平明都城陷。將軍遂扶駕如甘露。彼追之不及。乃執將軍之老父。流之荒島。左翼將軍陳春撰。起兵清化。屯三亭。彼攻之久不下。乃發其祖父遺骨。暴之中衢。使人告曰。不降將沉若先骸。將軍不答。彼乃投之江中。協督軍務大臣潘廷逢。保守又安上游。十有餘年。攻之不克。亦投協督先父骸骨于江。協督卒於山寨。義兵散。彼乃掘其遺尸。焚之。揚其灰。彼之待人。悖逆公理。此爲最甚。其他飽無辜以鋒刃。驅良民於溝壑。冤慘之氣。昏天障日。

者。非吾所能詳舉也。雖然。余亦略舉一二以誌余痛。丁亥春。清化義兵既潰。彼日縱兵四出。見奔走道路。及伏藏山谷者。悉擒以歸。其義兵則殺之於城北壽鶴之原。鄉民及老弱。則反縛其手。驅之於城南數里外之布衛橋。橋之兩端。以兵守之。每晚兵官至。下令投之江中。每溺一人。則拍手暄笑以爲樂。有驢首於波間。及泅泳者。則以槍擊之。如是者凡三四月。布江之水。色如血盆。行者絕迹。北圻協統大臣阮述。會義師于海陽。嘗於某縣據險。與彼相持。彼募其縣人爲間諜。卒無應者。乃以重兵驅其一縣之民。盡屠之。又嘗至協統鄉貫。集其老稚於亭。呼里正前。問協統先代葬處。里正辭以不知。卽斬之。又縛一十六歲童子。脅以兵而詰之。童不肯答。卽突刺其面。血流被踵。童忽厲聲曰。賊徒無良。阮協統盡心於國。吾恨不能執鞭從之。反助若輩爲虐耶。賊大怒。以布纏其身而火之。童至死。罵不絕口。丙申。彼會其諸道兵攻河靜。又安二轄。榜于軍門曰。降者

免罪。既而所至焚殺降與不降皆死。其主帥營外數畝地。血流常沒踵。彼既凱旋。而鴻山藍水間。數百里地。寥寥無人烟矣。吾國取民之法。田分三等。而賦入極薄。每遇凶歉。則減或免有差。自入法人之手。苛政百出。始升三等爲二等。二等爲一等。而稅之。繼則無論肥瘠。皆爲一等。終則加其畝數。昔之千畝者。今爲二千。萬畝者。今爲二萬。民不能堪。乞其實行勘度。彼則不顧。遇凶歉之歲。必取盈焉。有不能完納者。則以悍卒一隊。挾鎗劍至其鄉。名曰坐收。盡一鄉之牲畜。供其飽飫。縲絏其父老。鉗烙其子弟。呼號之聲。慘不忍聞。賣妻鬻子。轉于溝壑。而彼曾不一動心。丁則十八以上。歲納徭銀三元。給以一票。名曰身稅紙。無此紙者。謂之漏丁。其罰最酷。岐路中必設警兵。往來之人。必搜稅紙。無者囚之獄。充苦工。限滿收其罰銀。視身稅加倍。顧所謂警兵者。旬日之內。若無犯令人。必有重譴。彼冀爲弦上之箭。亦不得不入人于罪。以自脫。此身稅者。行於庶民。若

有品秩則免。有品秩者。每三年中。必呈其告身於彼行政官。並納銀十五元。謂之助國。助之爲名。貴於納。而所失則幾倍之矣。居城市者。身稅之外。必歲納二元。曰游行稅。納銀之後。人給一票。并照片。警兵藉以辨真僞。鄉居之人。以事至城市。踰三日。亦必納銀領票。無者其罰尤酷。至於城居人。則一身之內。服食器用。無物不稅。城居者畜一狗。歲出一元。則得一紙牌。繫於狗頸。狗縱出門。亦無他患。不爾罰及主人矣。至於牛稅。則不屬於官府。而屬於保畜公司。家有牛一頭。歲納保險金二元。牛以病死。則公司償其值。然牛疫一起。死者相踵。卒無至病牛之柵。一寓目者。計一國之大。所產牛。何止萬憶頭。保畜公司之所得。亦云鉅矣。然自有公司以來。未聞一人得其賠償金者。鄉村則市稅極重。物雖至微。入市有稅。嘗有貧人挑菜至市。計所輸錢。比菜價更倍。無以完納。大爲稅司所苦。貧人乃拋其菜於穢地而去。然稅司猶大怒。欲執而懲之。疾走乃免。又有貧

家畜一豕鬻於市而不得善價牽之返。明日復往。凡三次而一豕之價皆以納稅。彼貧家所得者。往返及爭論之勞耳。酒稅尤奇而酷。吾國地居熱帶。人不嗜酒。價極廉。西商乃請於彼政府。設酒稅公司。禁民間釀酒。而自出其酒以售。價甚昂。相戒勿飲。西商則請於彼政府。按籍給酒。每人月三大瓶。醉醒任其自由。而酒錢之納。則不容緩。公司既得彼政府之助虐。則愈無忌憚。日遣巡丁徧往鄉邑。或入人房闖。搜其所藏。若捕劇賊。有私釀者。獲酒一壺。罰銀三四百元。貧不能納。則責其親屬。親屬不足。則責其鄰里。催捉囚繫。波及無辜。至有盡室而逃者。罰銀未納之前。日充苦工。夜閉幽獄。半年或一載。備極諸苦。比歸則身瘁而家破。因之自戕者多矣。濱海多鹽田。從前聽民自煮。互相賣買。故質淨味佳。而價極廉。自鹽稅公司設立以來。禁民私煮私賣。以專其利。而彼所出售之鹽。則雜以沙土。價又極昂。貧家得鹽。往往珍於得米。彼之人民。近以吾國爲利藪。

接踵而來。故鹽酒稅司之外。又有所謂屯田者。於山野之間。僱人牧畜以耕墾爲事。然無論何地。皆恃勢蔑理。奪人熟田爲己有。民畏之不敢與爭。故彼之田從攘奪來者。十之三四。又招納莠民。誣陷良懦。一鷄一犬。偶有所失。皆向所在守令責賠。居民惴惴。愈不敢觸其毒螫矣。廣南一省。民苦於重斂。相率造彼公使署。請免加稅。公使不之允。且使軍隊驅之。溺死者三人。於是衆忿甚。載其尸置之公使署前。數千人皆縞素環而哭之。聲震天地。既而經旬不散。相與枕藉街衢。公使乃電告彼欽使。欽使至問何故作亂。曰。吾儕手無寸鐵。何能爲亂。但賦煩役重。實不堪命。故相率哀籲耳。欽使曰。汝輩窮乏。不能完國課。不如死之爲愈。乃令西兵攢射之。凡殺數百人。流血成渠。而民始散。近數年來。彼築鐵路於吾北圻之邊界。以通雲南。顧土著人不能當此大役。乃廣募各省貧民爲工。以其地嵐瘴太重。餌以重利。使人趨之。卒乃自食其言。有終日作苦。不獲一飽。

者尸骸相枕於山谷間。不可勝計。此開山之役。億萬人中。鮮生還者。其爲饑寒瘴毒所困。形神痿敗。至家一二月亦死。卽不死亦終身爲廢人。故此蜿蜒萬山。首三宣而尾六詔者。在白人呼之爲鐵路。吾國則名之爲血路也。彼併吾國未三十年。而君主之位凡四易。幽廢者二。投毒者一。蓋或以英明之資。爲彼所忌。或不堪其凌壓。思與反抗。彼故怒而去之。今之嗣統者。僅七八齡冲主耳。彼則挾之以號令於國中。戮忠良曰違朝旨也。增賦役曰奉上諭也。擁此虛器。徒供彼之玩弄。亦何樂乎爲君。十年以後。冲主之智識日開。亦必及於難矣。彼之待吾國官吏。不但視若奴隸。且鞭撻若馬牛。使其惻隱羞惡之心。無復萌蘖。雖然。彼輩亦烏足責。今日之乘軒駟而佩勳章者。皆吾國昔日皂隸輿臺耳。其有人性者。非賤則窮。有義心者。非死則竄。彼固不能以利誘而勢迫也。從前南北往來相通。故人民尙得以貿易有無。濟其窮乏。近數年來。彼忽嚴其禁令。南圻之

人不得至中圻。中圻之人不得至北圻。以故物貨停滯。生計艱窘。設遇凶年。遠方之穀米不至。必束手待斃矣。吾國之出洋游學者日多。國中民智亦漸啓。學堂商會處處設立。彼則思所以摧折之。下令捕諸新黨。或斬。或竄。或監。或籍。惟意所爲。出洋之人。限以六月回國。否則罪其父兄。及其妻孥。族黨設爲禁令。宣布國中。讀新書者有罪。談外事者有罪。立商會者有罪。偵探之徒。以千百計。隱見不常。坐於車者。忽而繫以鐵環。步於衢者。忽而閉諸獄室。悲哀痛楚。往往不自知其罪。全國人士。如在荆棘之上。湯火之中。飲毒茹荼。吞哀咽恨。而彼心猶未快也。聞又增諸稅矣。起重役矣。加廣獄室矣。嗚呼。吾國今日之悲慘。固與君等也。彼之虐政。愈日益甚。將來其又使我爲墨洲之紅人乎。雖然。物極必反。怨毒愈酷。則復仇之念愈堅。危難愈迫。則自衛之心愈摯。美之獨立。德之奮興。豈非從摧折窘辱中來哉。古今諸國。豈强大者永無一蹶。而衰亡者永無再造耶。

吾身未死。吾志猶存。誓與吾伯叔兄弟。明復讎雪恥之義。文極沈痛。不忘奮發。其情可哀。其志尤可敬也。阮君有南枝集錄其二首。旅晉感懷。序云。辛亥九月八日。晉軍起事。余在晉城。幾爲軍人槍擊者再。以外人對獲免。出投旅館。行李蕩然。惟存舊書數卷而已。萬里孤臣。九死餘。江山有恨。涕霑裾。椎秦已破。千金產。佐宋難憑。半部書。漸喜中天開日月。還悲故國付邱墟。十年未遂殲仇志。猶自吹簫學子胥。感成云。使節當年銜玉音。關河雙鬢雪華侵。豈知秦檜和金計。難遂包胥復楚心。嗣德末年。先君子與范尙志書。奉旨如清求援。清執政某謀國不誠。力主和議。時赴援之師十餘萬。死傷略盡。竟置不問。真東亞史之奇辱也。按執政某。指李鴻章。石馬園陵秋草冷。銅仙宮闕夕陽沈。先君子歸朝日。翼廟已崩。又二年。京師不守。乘輿蒙塵。全國邱墟矣。劍南家祭知何日。漢獵低徊愴不禁。

傲吾曰。予讀此篇。不禁淚之涔涔下也。可知世界最慘苦無告之事。莫亡國若也。然則有國而不知振興者。盍取此以爲鑑。

南邨曰。阮君云有義心者。竄且死。有人性者。賤且窮。輿臺皂隸。則佩勳章而策駟馬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非是之謂乎。盱衡吾國。得毋胥是與。嗚呼。可以哀已。

沈寤伊傳

孫靜安

明沈寤伊。錢塘人。諸生。性峭直。一語不合。輒狂詈人。人稱之曰癩生。當流寇充斥時。浙江騷動。寤伊慷慨流涕。上書大府。不省。遂託於佯狂。以諷世。常攜酒入神廟。痛哭失聲。同行者皆避去。越二年。甲申。明亡。寤伊私立木主於里社。朝夕哭臨。社故有雷神像。猙獰可畏。寤伊怒目叱曰。汝不能爲國捍患。乃徒金睛赤髮。驚里媪乎。閭巷小兒。環視而笑。皆以爲癡。家人勸之飯。進肉。寤伊叱曰。此豈

食肉時耶。有時悲啼。人或阻之。則曰。毋阻我哭。哭竟當自止。一夕里中有富家
中子。假其舍讌客。酒半。寤伊笑曰。丈夫當散財爲國家效尺寸。吾視若曹圈駐
耳。拔壁上劍。玩弄起舞。劍光與獨光相射。怨指四座曰。吾當盡取若輩頭。而刎
吾頭以爲酬。座客驚懼匿几下。或逃溷廁以免。先是數年。督師汪喬年發李自成
墓。墓有燈檠。火尙熒熒不息。檢其屍腦後有穴。一赤蛇飛出。迎日吞氣者二。
復飛入。乃發而殲之。寤伊聞之喜曰。滅寇必矣。及自成敗。寤伊語人曰。吾言豈
其妄乎。比聞南都立。乃長嘆曰。江左夷吾安在。每欲獻策闕下。又恥以口舌得
官。遂遯跡皋亭山下。已而寢疾。執其弟之手曰。吾孔孟一綫尙在也。語不及他。
聲有餘痛而歿。

傲吾曰。寤伊生當國祚顛覆之時。人皆沉湎于酒食之中。以哭鳴世。其心苦
矣。焉得以禍生視之。

賣餅叟

李澄

賣餅叟。失其姓名。賣餅其業也。世居江陰城北。叟年九十餘。修髯鶴髮。雙眸炯炯然。日負一筐餅入市賣。賣已。卽沽酒一壺。坐君山巔。對長江。獨酌微酣。卽鼓掌歌蘇東坡大江東去詞。時中原亂起。歌已。輒北望燕雲。嗚咽而歸。叟有五子。十二孫。曾孫二十人。萃而居。皆知孝讓。嘗歎曰。太平垂三百年。兆姓富庶極矣。盛極必衰。零落之慘。將至。吾邑多尙義者。其不免乎。命子孫各一人。率其屬遷梁溪。曰。存吾祖宗祀。未幾明亡。叟呼天號泣。乃集子孫告曰。吾世受國家水土恩。今年已及百。雖生何爲。汝儕勉旃。遂投揚子江死。後江陰城破。其子若孫皆戰死城下。而梁溪一支獨存。

傲吾曰。賣餅叟及其子若孫以殉國難。死誠得所矣。而梁溪一支獨存。其智益不可及也。

征蒙軼聞

許指嚴

清雍乾間。征苗軍務爲朝廷大事之一。前後迭易將帥至十餘人。吾鄉錢文敏維城則佐張廣泗哈元生幕下戎機。前後且二十年。所見見聞。神奇恢詭。曾有「磨盾餘墨」之筆錄。及文敏捐館京師。嗣子已前殤。稿不知流落何所。門生故吏等。僅搜刻其詩文集。而胤祚式微甚。卒無有過而一問者。予友汪杏溪。文敏女孫之孫也。幼習聞祖母道外家事。云親聞其祖道征苗時。奇事。杏溪因每夕泥其祖母作豆棚閒話。不知所述卽與磨盾餘墨中相符否。曲折約數十條。杏溪長而忘其大半。僅爲予說阮將軍莽頭陀雲娘虎兒諸事。皆離奇古豔。當時止供酒酣耳熱。擊節歎賞耳。秋燈夜雨。偶憶及之。因泚筆爲之貫串演繹。敝帚自珍。亦非偶然也。

苗禍始於雍正朝之野心。當日天子好奇。驅使奇材異能之士。務爲開疆拓土。

以張威武。而武健嚴酷之吏從其後。其毒不能盡洩於華漢之族。則邊徼化外之民。聊以試其魚肉。以爲無不可也。苗居深林密箐。幽壑巖峒。上下飛捷如猿。初無與外人事。其地大都在桂黔萬山間。居民無與通往來者。凡獐獠獯狎。狃獮種類不一。人數約數百萬。衣食住皆絕異。謂之生苗。當清初吳三桂之亂。客民相率避難入苗。峒初猶畏生苗如蛇蠍。久而矚其無能爲。漸進與狎。得窺峒中物產之富。於是頓生攫搏之心。方自炫黽儉多才。此不可以力征。而可以智取。生苗蠢蠢如鹿豕。喜則唱歌飲食。奉家室。獻蓋藏。以相媚。怒則強弓毒矢。以相殺。客民業知其習慣。輒施小術。以詐取其財。不逞乃嗾使其類。自相仇殺。而已作壁上觀。其結果則蚌鷸俱傷。而客民坐收漁翁之利者比比也。因是致富。以役使苗族者。不下數百家。妻妾其子女。享用其膏血。苗人雖獷獷。具有知識。久而知受侮。積不能平。遂時與客民齟齬。客民賄官吏。通聲氣。遂以兵力壓

之。苗人乃甘心跳梁矣。自雲南烏蒙土司既殲。經略大臣鄂爾泰承中朝旨。本欲悉臣屬西南夷。會古州知府張廣泗好談兵。以爲苗人不足平。首獻改土歸流之議。鄂爾泰大然之。視爲不世功。及奏聞。世宗深爲嘉許。於是川滇黔桂四省間。兵氣縱橫四出。欲罷不能矣。雍正十一年。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略定。峒苗反側粗安。世宗懋賞諸將帥功。鄂爾泰至封襄勤伯。以爲事且大定。不意養癰逾深。激變愈速。不及一年而有黔苗之變。其遠因實始於哈元生與張廣泗之爭。而爲之鷹犬馳逐喉搏者。則招勇將軍與莽頭陀其人也。初張廣泗撫古州。有大功。哈元生亦以定永順四大土司功擢總兵。加提督。位幾與張埒。鄂爾泰寵任之。

會纂新關苗疆圖志。鋪叙改土歸流功績。張廣泗以爲古州事獨無溢美。而於元生極獎借。已怨元生並及鄂。又嘗與元生論苗事征撫之宜。廣泗力主用兵。

謂禱根不除。終恐復發。元生極贊成之。約同意。陳說於鄂。多駐兵以防台拱九股苗。台拱九股苗者。卽黔苗中最悍。而佯爲受撫者也。鄂聞張言。猶豫未有所決。意恐阻礙征苗全功。元生已窺之。力言台拱苗之無足患。旣聞四土司之服。已奔走駭汗。豈敢復反。鄂遂掀髯大笑。以爲元生能持重。廣泗忿與爭。謂元生本與己同意。鄂不之理。廣泗以元生賣己。退而思有以報之。時廣泗喜招奇人死士。至幕下。結爲爪牙心腹。備有事之用。如班定遠三十六人故事。凡自命劍俠。鏢客力士健兒者。無不羅致麾下。一日有番僧求見。廣泗納之。僧狀貌醜怪。獷惡。自云有奇寶絕技。能制服諸苗。間使試驗。於囊中出寶刀。金光璀璨奪目。銳利逾於劍鋒。苗人故無使刀。其刀皆用藥淬鍊。毒入鋒刃中。殺敵止血濡縷。卽斃。疑僧卽苗中所得。僧力辨其非。謂己師在蜀中峨嵋山。修鍊逾百年。始成此器。授己衣鉢。及己又百年。此刀用時。但誦小咒。卽能自飛起。尋敵人首於數

里或數十里外。惟師囑止可爲國家効用。不得爲邪行劫。故投効軍中。但得壯士十人。前往苗峒。誘其梟桀者除之。更以大軍壓其後。不難一鼓擒也。廣泗信之。因密令辦台拱事。且意在大張撻伐。多殺戮。不欲如僧之祕密策畫。僧亦許諾。軍中皆號僧爲莽頭陀。時錢文敏客元生幕。與廣泗之記室裴某者同年相友善。廣泗奇文敏才。令裴某陰招致之。於裴某有所授意。益傾心結納。文敏意有所注。及探索祕密事。無不告也。因稔莽頭陀之舉動。知不久苗事必大變。乘間從容諷元生。令注意台拱及張之行爲。先生殊落落不以爲意。以爲設有變己之能力出張上。張長於守而不長於戰。且鄂公非己莫遣。張雖欲越俎而不能也。書生過慮何爲。蓋當時諸將帥意。無不以邊疆有事爲榮。弭禍無形之策。固非所樂聞耳。文敏知不可語。太息而已。遂萌擇主之念。計惟廣泗豁達大度。能實心用人。機謀調度之才。亦在元生上。他日勳位煊赫者。非是公莫屬。因欲

覘其行事以定去就。旣而莽頭陀事益顯著。元生營中皆有所聞。而元生專事苗疆圖志刊印及苗中善後事宜。獨不以此事爲意。麾下有游擊阮某者。揚州儀徵人。流落苗中十餘載。熟知苗峒情形。且自謂得異人傳授。善技擊。富膂力。飲啖甚豪。軀幹魁偉。軍中皆呼小天霸。聞有莽頭陀。乃詫曰。淫僧果欲逞技於此耶。吾不攬其寶刀。破其奸謀。誓不在此謀生活。家人奇其語。爭相探訊。則阮某又不肯語。且曰。彼禿賊多狡智。若聞吾言。必以毒計陷害。吾事遂敗矣。今當伺隙而動耳。元生頗寵異之。令密探廣泗與莽頭陀舉動。會鄂督奏聞圖志告成。世宗欲以是矜異廷臣。當使身親其役者。指畫軍事竅竅。與文臣商略成書。勒銘鑄券。可示後世。因諭哈元生捧書入覲。藉以親示機宜。廣泗聞而喜曰。一釘旣去。吾功指日可成也。遂促莽頭陀進行。而是時苗疆正以內訌起鼎沸。蓋台拱九股中最强者。推排略寨爲首。寨主爲一女子。實川滇間漢人。本良家子。

乳名雲娘。學道峨眉。山奇勇有魔術。能於千百人中立取渠魁。凡對敵者無不手足如縛。聽其宰割。不經施法解脫。終不能復自由也。聞無父母。夫婿年約二十餘。姿容美麗妖冶。少年健兒見之。無不狂惑失志。雲娘因得指揮一切。千里間。凡綠林豪俠。莫敢與枝梧。輾轉入苗境。見峒中物產饒富。頓生趙佗蠻夷大長之志。小試技勇。苗人以爲神。遂奉爲女王。居大峒。略修飾儀衛。黃屋左纛。如帝者。時蓮花聖酋長某苗者。自號爲毒龍涎女美。思攫得之。且貪排略地富。兼懷望蜀意。客民之奔走者。咸欲乘機取利。爲之招致謀夫策士。剋日大舉。莽頭陀聞之。毛遂自薦。面試奇術立驗。蓮花聖酋卽署爲軍師。令卽日進兵排略寨。強弓毒矢。瀾山漫谷。雲娘亦率峒苗禦之。惡戰於台拱要隘。三日夜。莽頭陀遣使於廣泗。報告苗中情形。且乞援師。是時哈元生已入京。鄂爾泰令阮某亦受廣泗調度。而幕府大半移入張營。張首禮錢文敏。處以上賓。事必商榷。蓋文敏

年少才優。嶄然見頭角。廣泗營中有善風鑑者。謂必大魁天下。故廣泗雅意延納之。以爲他日邀譽地。其時文敏固未修撰也。一日。廣泗發密令。限一時間人馬齊集。向苗峒進發。屏人語文敏曰。先生坐守吾帳署。鄂帥如有文牘。至先生第代爲答復。其辭聽自爲點染。不拘一格。但勿言掩入苗峒可也。文敏知有隱事。唯唯受命。時鄂爾泰亦奉旨入都。爲武英殿大學士。而湖廣督爲高其倬。雲貴督爲尹繼善。俱主安謐。畏問苗疆事。但時詢廣泗防務。疏而密已。文敏輒以己意量度。時地答復之。絕無阻難掣肘事。約一月。廣泗軍奏凱而回。俘女酋雲娘。至。令豔妝行酒。雲娘怒。立擊殺守衛者。奪得所持雌雄雙劍。欲直刺廣泗。廣泗亟謝罪。願聽雲娘意。雲娘言妖僧妄助毒龍。剪我疆土。不與共戴天日。將軍如能立殺莽頭陀。則妾以死助將軍。致毒龍於麾下。廣泗曰。頭陀負其魔術。女將軍尙不能敵。吾奈何欲殺之。雲娘曰。非也。彼所恃寶刀耳。當日妾與頭陀同

學於峨帽真人座下。真人愛頭陀猛進。故授以寶刀。既而又悔之。謂頭陀道力未堅。終必致禍。因密令師兄阮某。授以革囊。一而謂之曰。彼若猖獗。不顧理道。子可持是囊。作某某咒。取其寶刀。如反掌也。時妾在側。以其曾戲妾。欲肆無禮。乃請以革囊與已。真人曰。子非其敵。且將爲所擒。亦數也。屆時師兄自當救汝。不愈於汝之自取乎。今聞阮師兄正在麾下。將軍將召詢之。自知妾言之非謬。而頭陀亦不難制其死命也。廣泗猶豫未忍。而悅雲娘之色。與勇。感情突過於頭陀。且以其言奇誕。元生部下之阮某。果在是。不妨試一證之。乃召阮某入帳。雲娘一見。卽踞而迎之。曰。五十年前之師言驗矣。師兄速救妾。勿縱彼惡禿也。阮某聞之。忽變色曰。子妖婦耳。敢師兄吾耶。將軍奉天子命。征討不庭。百神佑之。俾得高僧。破子妖障。奈何敢妄言惑衆。吾當請將軍速正典刑耳。吾知子必有妖術。仍當請高僧制汝。語訖。卽矯廣泗命。令召莽頭陀入帳。廣泗目視阮某。

揮手示意。欲使勿召。阮某如不聞。雲娘涕泣俱下。詈阮某之無良。廣泗欲爲緩頰。則期期不能出諸口。正相持時。而莽頭陀闖然入矣。阮某笑而迎之。且語之。故并數雲娘反間之罪。莽頭陀怒氣頓高。作色奮袂。廣泗驚起。若有所語。莽頭陀俯視女面。梨花泣雨。嬌媚可憐。忽爲淫網所罣。略一彷徨。阮某曰。大師願貽無窮之戚耶。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語甫罷。莽頭陀胸前忽有金光閃爍。雲娘顫聲大呼曰。妾實無辜。乃命盡於此耶。呼聲未已。同時有颼颼瑟瑟之音。則莽頭陀噉然大叫。吾乃爲阮某所賣。廣泗視之。則阮某手中徐徐自收革囊。神色自若。而莽頭陀色灰身戰。跌踣地上。瞑目垂首。不復作語。阮某乃稟廣泗曰。請將軍賜此僧以火葬。彼已圓寂矣。又謂雲娘曰。仇讎已去。子當善事將軍。勿復作野狐禪也。雲娘唯唯。廣泗大歎異。遂納雲娘爲外室。仍令防守排略。而奏阮某之功。卽以莽頭陀之賞賞之。朝廷擢升總戎。且錫招勇將軍之號。是時世宗

崩。高宗新立。注意苗疆事。屢召問哈元生。元生乘勢奏廣泗貽誤軍機事。高宗亦疑廣泗所奏阮某功不實。乃仍命元生爲揚威將軍。爲征苗經略。鄂爾泰已薨。卽移廣泗湖廣總督。陽專之。而陰實奪其兵權也。元生恐廣泗疑已。奏請另派大臣爲經略。已得一意主戰。高宗許之。改命刑部尙書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御史德希壽者副之。元生先馳至黔。相度進剿機宜。廣泗乃謂招勇曰。哈揚威且至。子故主也。惟子知雲娘事。幸勿宣其隱。招勇諾。廣泗問雲娘善後事。招勇曰。此女雖美。而娘子野心。不可馴也。將軍若携渠入內地。彼將不甘束縛。一旦橫決。如官箴何。不如暫置此。揚威來。吾將以同門之誼保護之。蓋吾與莽頭陀及此女同係出峨眉真人所授。莽頭陀狡猛而淫惡。人皆惡之。曾窘雲娘。雲娘泣訴於師。師僅閉之三日。勿罪也。雲娘忿欲去。師乃慰雲娘而授以劍術。吾亦爲之不平。時與莽頭陀相忤。師常和解之。及後傳莽頭陀以寶刀。吾與雲娘

俱失聲而啼。師笑不語。越日。私召吾入。授以革囊。即前日收其寶刀之法器也。莽頭陀多疑。故吾僞作欲殺雲娘語。以堅其信。不然。彼知吾欲取之。則必與刀俱殉。或投刀於穢所。百年之法器。可惜矣。吾得寶刀。而將軍得雲娘。此亦天數也。顧雲娘嘗語予。己身雖婦女。而好射獵殺人。一日不如是。則必技癢。故吾以爲將身携渠入內地。甚非將軍之福。以渠之勇力。內地恐罕有其敵。倘有變。亦殊難制也。廣泗深納其言。遂以雲娘屬招勇。既去。而元生至。時台拱九股苗全叛。推毒龍爲主帥。乘張哈更代之際。迭陷桂黔州縣。元生得苗中間諜。翰知毒龍指索雲娘。而爲莽頭陀報仇。以問招勇。招勇悉告之。惟不及廣泗納爲外室事。元生乃召排略女酋入見。招勇懼。私囑雲娘嚴妝入。戎裝野服。蹙蹙如村嫗。苗婦。元生果不注意。惟獎其勇力。欲用爲前鋒而已。顧雲娘天性好修飾。汲汲顧影。自炫其美。退而錦袖蠻靴。騁獵如故。且見元生年少英姿。不若廣泗之黑

醜。痘癥盈頰。益思元生之或有意於己。遂不遵招勇之戒。一日元生率小隊巡行苗境。遇獵場。亦命從騎小逐雉兔。以充庖膳。忽見數騎自山後來。皆錦衣雉尾。玉貌綺年。如演劇中明妃出塞狀。元生停轡目之。中一騎貌尤妖麗。持節如將狀。年約二十餘。明眸皓齒。奕奕動人。見元生。翩然下騎。半跪而唱曰。妾新歸化土司雲娘是也。敬迎將軍。元生大驚。強自鎮攝。麾令登騎從獵。久之。雲娘弋獲獨多。元生乃命設帳行賞。賜雲娘酒。飲啖稱懽。日暮。命燃巨燭。羅盛肴。與雲娘飲帳中。旋倚醉。障袖與雲娘嬉。自是寵愛有加。而疑招勇之誑已。或與雲娘先有曖昧。乃私詰嬖人虎兒。虎兒者。本元生家僮。以功得遊擊。元生入京時。留以給招勇調遣者也。招勇惡其輕狡。不甚信任。虎兒怨之。是時。盡舉廣泗及招勇殺莽頭陀事以告。且裝點招勇獻媚廣泗狀。元生大悲。遂欲置招勇於死地。以報之。會大經略張照來察勘戍堡形勢。力持用兵攻戰非計。苗人禽獸。苗地

石田徒廢糜中國人血金錢以從事。此皆貪功不顧國事者所爲。且台拱九股皆林箐深密。非復人類所可插足。不如棄之勿問。但令防守嚴整。勿令彼竄突吾地而已。因詢前此誰開此覈者。元生舉招勇以對。張照立劾阮某輕躁僨事。宜與懲處。朝廷乃褫招勇錫號。勒令辭職歸農。阮公遂負寃而去。臨去之日。求見元生。乞進一言。元生不許。阮公乃謂其所親信曰。揚威以勇名震其上。近有不主戰之經略。必分貽誤戎機之謗。遠有挾嫌未釋之總督。且生抵隙蹈瑕之禍。後此處噫危機。盍亦慎之。我去何足惜。所惜蠢茲小醜。而臨以堂堂中國將帥。興十餘萬之兵甲。糜餉需時。徒爭區區意見。致功業盡隳。爲蠻夷所笑。則誠足令志士扼腕耳。是日。阮公向壘門痛哭而去。既歸。屏棄一切。力農自給。及元生敗。朝廷復招勇之號。則公已溘逝矣。其後之子孫多貴顯者。芸臺尙書卽其從孫也。寶刀猶藏於家。芸臺尙書曾徧徵題詠。督學浙中時。又以招勇將軍寶

刀歌命題。至今浙人傳爲佳話焉。招勇旣爲元生所擠去。張照復主持不攻戰。元生按兵無事。日與雲娘射樂爲樂。馴至淫縱無度。諸苗歸化者不堪誅求。亦相率叛去。元生乃用參將馮某計。誘諸降苗受賞。悉駢戮之。雲娘亦以苗兵不受約束。先後虐殺數千人。日以刀俎從事。如割羊豕。餘苗存者當疾首痛心。漸與毒龍合。誼盟益堅。刼據桂黔內地無虛日。時有告張照者。照風流儒雅。書法凌魏晉。詩畫皆佳。日與賓僚游山水間。仿柳柳州故事。不復以邊患爲急。聞元生事。謂其挑釁。心勿善也。行文申戒之。又微聞雲娘事。欲一覘其異。乃選從騎健兒爲衛。馳入元生營。令其檄諸降將聽令。須臾。諸將集帳下。果有女將戎服參謁。風致佳妙。將退。雲娘忽伏他曰。此文曲星也。曾于吾帥座上見之。今幾及百年矣。照詫其怪誕。詢所以。雲娘歷言師門事。頗鑿鑿。照悅其妖媚。乃問子有何證據而識我。雲娘乃曰。大師曾爲吾師書聯作某某字。妾爲持紙。愛其姿勢。

日日仿效之。今尙能彷彿也。照曰。果爾則子能操筆作字耶。雲娘曰。能。照顧命從者出紙與之。雲娘書得天之時四字以獻。則宛然照書也。且得天爲照之字。其字尤吻合。照大驚異以爲神。立命賜錦袍寶劍。加游擊將軍銜。調大營差遣。元生大驚失色。乃言排略乏人鎮守。毒龍必肆擾。惟女熟悉苗中情形。能擔此任。若隨侍大營。則一時不得瓜代者奈何。照卽指帳下一苗將曰。此人頗沈默有智慮。可令其守排略。將軍慎稽察之可也。元生知照意不可挽。遂不復言。照繫雲娘回營。日在帳中教以書畫。雲娘絕慧。六匝月已盡能摹仿得天筆法。廣泗偵知之。時朝命迭催經略進兵。張照終持防守善後之議。令元生按兵不動。廣泗喜曰。此可一網舉也。囑錢文敏爲疏稿。文敏以元生舊居停。得天亦文字交。疏詞不甚苛刻。廣泗笑曰。書生欲積陰德。取科名顯捷耳。終不足制狼虎。乃別令心腹爲之。文敏以入試。鴻博辭去。不復與聞其事。及廣泗疏上。高宗果震

怒立命逮張照哈元生董芳治罪。董芳者本張照家人子。少賈苗峒中。照以其熟悉苗俗道里。故特疏保薦。迭升至副將者也。元生大駭。急辦已之主張進兵。爲經略所扼。絕對不與之同罪。使者不之理。曰子自向司隸校尉廷抗辨可也。逮過省會。元生爲書求廣泗援手。廣泗答曰。朝廷殆使將軍作佐證耳。將軍既自知無罪。又何恇怯爲。元生知廣泗爲雲娘事怨已。因長歎曰。吾悔不從阮招勇之言。於是三人入都。皆以貽誤軍機論死。時錢文敏方大魁天下。授職修撰。感元生舊誼。親往哭奠焉。既而張廣泗復爲征苗大經略。節制四省。朝廷倚畀益專。聞九股苗屢敗。已勢弱力微。不日可搗窠穴。忽一日。文敏獨蒙召對。高宗垂詢及前在苗疆佐幕事。文敏據實以對。高宗嘉之。且諭之曰。今後又須借重爾矣。擲一摺下。文敏捧而讀之。則張廣泗奏調文敏入幕摺。且有才邁博望。智過參軍等語。文敏惶悚謝恩。退而摒擋行旅。卽日南行。歎曰。吾辛苦數年。終不

能脫此公之羈輓也。命宮果有磨蝎耶。此行須努力振作。當令此公不復以苗疆爲奇貨。既至廣泗。前席諮詢。尊逾上賓。相待與前次夔異。以爲先生乃天子之所命也。實與其他幕僚不同。凡事稱先生或欽使而不名。時裴某已物故。幕中半皆新進。望塵莫及。文敏遂爲謀主。廣泗因欲敷陳己見。以翹張哈之短。其摺亦文敏手筆。謂「張照等所以無功者。由分戰兵守兵爲二。而合生苗熟苗爲一也。兵本少而復分之使單。賊本衆而復敵之使合。且各路首逆。自古州敗退。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諸處。皆以一大寨領數十百寨。雄長號召。聲勢犄角。我兵攻一方則各方接應。彼衆我寡。故賊日張。兵日拙。爲今日計。若不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斷不能換其黨羽。惟有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獻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而後再懲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云云。高宗

深爲嘉許。諭令卽日相機進兵。勿再遷延。辜朕付託之至意。實則廣泗所謂熟苗者。卽雲娘所領之部落。而生苗者。毒龍之徒黨也。雲娘部下多劫盜。狃詐。桀驁不法之徒。特以雲娘故羈縻之耳。文敏初至幕中。以爲廣泗一革前非。雲娘等污點早已如雲散天空。水歸大壑。消滅於無何有之鄉。不知暗度有倉。藏春有塢。美人無恙。固日與天子歌桑中之喜也。一日廣泗出獵於苗峒中。夜不歸帳。文敏固疑之。欲一探其異。有某中軍巡捕者。文敏心腹也。知文敏爲天子寵臣。方極意獻媚。聞有所垂詢。乃下氣怡聲以承之。因及雲娘事。巡捕曰。此去大營約二十餘里。地名清心寨。重巒疊嶂。鳥道插天。幾於無路可入。獨南口有一線天。羊腸反經盤曲數十折。土人謂之螺螄岡。行百數十武。卽豁然開朗。中有平原草木。廬舍宏麗。舊本某土司第宅。今爲雲娘所占。大帥許之安居者也。宛如世外桃源。外人無得而知其隱秘者。大帥每七日一往視。或止宿。或不止宿。

聞親隨言他日苗疆悉平。大帥許雲娘爲宣撫使。且聞大帥夫人已故。姬妾亦無當意者。功成身退。或思終老於是間也。文敏乃囑巡捕。異日當導己一窺秘密。用擴眼界。巡捕曰。幸哉。今日卽有機會。胡不偕往。蓋大帥每之螺螄岡。卽遣小隊回營。約明日往接。從之左右者。僅親隨數人耳。今日午後。小隊將發。先生盍雜入其間。以遂私願乎。文敏頷之。且令取兵士裝束。至化裝易服。使人辨認。竟不能識。遂從巡捕荷戈行。竊目笑曰。生乃與噲等伍。旣入。小經紆折奇嶮。果如巡捕言。及開朗處。平疇廣野。繁花如錦繡。氣候和煦。人物恬熙。再進。層樓傑閣。高出雲霄。棧道曲折相屬。四山匱匝。可不出門而徧游。正瞻眺時。門外平岡如掌。石磴光潔可愛。隊長傳令休息。衆皆箕踞游散。忽聞鐘聲起於上層。隊長傳令速行。整隊舉首瞻仰。則見挂旄采蓋。羽葆雲幢之屬。恍忽如仙。旽在雲端出沒。高樹參差中。或隱或現。久之。則漸睹一仙姬坐花輦中。容光照耀。艷奪目。

精環佩與音樂之聲相應。身服宮錦長袍。風鬢霧鬢。綽約相稱。既過。倏又不見。但聞笙管噉嘈而已。又久之。已至下層。則長鬣奴數十人。簇擁一青驄高騎。呵道而出。睨之。則仗節鉞。秉全權之張大經略也。連屬其後者爲音樂隊。音樂隊之後。卽頃間所見之仙姬出矣。既至平岡。大經略攬轡中立。迎接之。小隊左右排侍。隊長前跪稟見。音樂隊嘹唳三奏。然後仙姬下輦。持一玉塵狀。拂拭鞍轡。殆徧。大經略亦下騎相握手。殷殷細語不可聞。約數分時。始登騎。仙姬親爲之披外衣。繫帶於腰。蓋時方寒。迺以禦風雪也。鐘又鳴三下。始啓隊行。大經略猶時時回顧。仙姬尙未登輦。大經略揮鞭示意。令速反室中。兩情依依如是。既出峒。大經略又命繞道至獵場。略一馳騁。方欲歸。忽見數騎飛馳而來。如與前隊有所語。大經略遂命駐兵以待。須臾。則仙姬跨騎而至。奮勇向林薄中駛去。約數小時。得鹿豕狼兔各若干。且生獲鸚鵡一雙。敬獻之。大經略。經略受其狼兔。

等而仍以鸚鵡賜還之。於是始分道揚鏢。經略遂遄返大營。以狼兔等賜將士。文敏始易服出見。經略不知也。盛言馳獵之樂。與所獲禽獸之多。且請爲文以紀。文敏唯唯而已。無何。朝命又促進兵。文敏乃謂經略曰。張哈之覆轍。公已知之。吾揣朝廷欲功之速成。急於星火。公若遊移。天威不可測也。宜嚴飭軍士。須於一月內掃蕩毒龍巢穴。庶幾膚功可奏。公之威名亦自此不朽矣。張廣泗大悅。乃增兵爲八路排薊之計。深入牛皮大箐。其巢穴盤亘數百里。危巖切雲。老樾蔽天。霧雨冥冥。爲泥濘蛇冠之國。雖近地苗人。亦無能悉其幽邃。窮其荒阻者。辟泗乃選雲娘之爪牙數十苗奴爲導。紆徐進逼。四面扼其箐口。不令毒龍徒黨出入。自冬間至明年春夏間。始克擒獲毒龍。焚斬其屍。諸苗就俘者約三十餘萬人。其先悍苗皆自殺。妻子然後出戰。其勢猛烈不可當。故兵至逾年而始奏效。至是諸悍苗皆被戮。惟窮搜峒谷。得而俘虜之者尙有此數。文敏乃請

聯合數十百峒而立一酋長。卽以雲娘部下熟苗爲之。計且定矣。忽大經略惑於雲娘言。欲盡有其財產。謂非悉與誅戮。恐貽萌芽復生之變。且當毒龍就刑時。諸苗多有設位呼祭而哀之者。其徒黨殆未易革面洗心也。於是下令無少長皆斬。務使孩稚不留。廣泗恐文敏力阻。密檄諸將士。一夜間盡斬。及天明。文敏覺之。欲馳救則已無及矣。策騎出視。尸縱橫成京觀。血流入澗。淅淅有聲。如雨後之石上清泉也。往往有兒銜母乳未釋。而身首異處者。有孕婦已隕厥首。而腹中蠕蠕尙動者。諸慘具備。目不忍睹。文敏歎曰。張公殘酷如此。安能令終。而予始獻合圍之策。殆無後乎。悚然有歸志。數日病發於胃。不能飲食。遂辭廣泗急歸京師。未及論功行賞也。尋文敏晉秩侍郎。螻伏都下。絕口不道征苗事。廣泗復爲征西大經略。金川事起。移督大軍。聖眷方隆。忽爲訥親所陷。逮問至。死人皆惜之。時文敏已爲尙書。心知不令終之言已驗。一夜圍爐温酒。方獨酌。

無聊以漢書下之。蓋文敏儉樸無姬侍。室中蕭然如寒素也。忽窗外颼颼作聲。疑童僕私窺者。叱問爲誰。則窗砦然開。一武士狀闖然入曰。故人來矣。文敏瞿然驚視。似曾相識。且駭其不由門戶而入。方眙愕間。其人自踞曰。奴才虎兒也。先生不憶哈將軍帳中之小旗牌邪。文敏恍然悟。問何以至此。虎兒言自哈將軍被冤。兒痛心疾首。欲爲之報仇。遂來京師。事某親王。以勇力見賞。得爲侍衛。某親王最爲上所信用。上久而知哈將軍冤。欲詢事之始末。嘗與某親王語及之。某親王知兒爲哈舊部。召而問之。兒盡以內容陳告。某親王入白於上。上遂命引兒入見。其事始大白。時廣泗已奉命督金川師。上始疑之。特令訥親監視。果以相擠軋致死。兒之心願遂矣。願上意在得雲娘。一賞其妖豔之奇態。將與香妃之寶月樓相峙。命兒往取之。今行矣。所以有求於先生者。請志哈將軍生平。及予報仇事。令可傳於後世也。先生倫不吝楮翰。感且不朽。文敏許諾。飲以

酒立盡。巨觥翩然掩窗去。不數月而文敏薨逝。虎兒事遂不知其究竟。

指嚴曰。稼軒尙書。先達中奇才也。其學術著作不在淵如大雲北江方耕若柯諸先生下。名位亦貴顯。而身後寥落。手澤散軼者何哉。世傳其語。謂征苗幕府中多倡誅戮之議。無後之歎。殆有由也。今觀子孫所傳。則殺降事出張大經略之主裁。而文敏且引爲痛心事。胡天公之憤憤也。彼道家忌陰謀。慧業文人。不幸處帷幄之列。固不得不爲莽英雄分謗耶。雖然。使磨盾餘墨原稿尙在人間。其爲藝林所寶。史乘所珍。何渠不若岱南閣更生齋大雲山房諸編。而區區以茶山集傳世。

傲吾曰。征苗一役。勞師糜費。幾二十年。豈真苗民反覆難馴者哉。要亦鄂哈張諸人爲樹功計。有以激之。在上不察。賞罰失度。然而吾民之供給苦矣。此篇所記。清廷之罪。可勝數哉。

記吳展晉

闕名

吳展晉。歛產也。幼得神術。及長。橫行江淮間。嘗與人角藝。其人能橫列木椅十四。自椅之空處攫身穿過之。自第一椅入十四椅。出身手不著地。展晉微笑俟彼止。如法爲之。至撒椅。則椅之門合處皆散。其人懾其神力。叩首服。展晉又能以二指擊臺脚平舉之。行堂拘一周。臺列酒樽。滿盛酒。一滴不溢。或以二指著牆壁。而舉身懸空中。歷久許弗墜。謂之游龍術。嘗遇盜於山東。震其名。邀入窟。盜數百環之。皆魁碩。與角藝。勝之。厚饗遣歸焉。旋以劍術游吳楚間。莫能難者。有老翁及老婦。攜幼女。女年十四。髮鬢垂肩。神彩凜然。投刺訂某日。願賭劍於郎官湖。展晉如期往。女已持劍待。袖長不見腕。展晉請更服。女不應。俄而白光有聲。劍及展晉身。展晉無術敵之。觀者如堵。咸驚愕。咋舌。既罷。老翁乃取袖中寸簡。則展晉之師所寄書。因延之歸寓。談劍術數日。展晉莫能難。欲聘其女。

媼以幼辭。贈之金。不受而去。恟恍如失者數年。絕不能知其蹤踪也。女之賭劍也。觀者虞其飾及舞。意態安徐。劍光千百相激。久之衣裙佩帶悉化光影。不復識別。辰晉大駭。疾呼止劍。劍止。女雙頰橫酡而已。里人吳博山。曾以詩咏其事。蓋紀實也。接日本珍柔術。爲國粹。歐人則盛誇孫唐體操。令辰晉之學而傳。病夫之謂其或免乎。

史以慎傳

孫靜菴

明史以慎。字眞常。任邳人。幼穎慧。日誦千言。崇禎庚午舉人。明亡。絕意於世。顏其堂曰粥若山房。讀書賦詩其中。累旬日不出。若介寡合。惟同邑劉心一兄弟。及殷擴。四李性符。相友善。聚則分題命酒。不及世事。晚慕竹林諸人。高自脫略。使酒作達。遇飲必醉。醉必發狂。或歌或哭。跳擲拋擊。傾杯倒瀋。淋漓濡濡。人厭避之。呼爲酒狂。或露頂行街市間。逢人輒問我醉否。或言醉。則怒言未醉。則曰。

與我飲。一夕同殷李諸人飲醉乘城。見支更更大呼曰。殺殺。卒以爲賊也。奔告邑令。令倉卒偕數役。弓刀來捕。至城悄然。惟聞鼾聲相和而已。乃以燭照。劉枕戶限臥。李臥樓中。吐痕宛然。殷坐倚窗下。以慎伏城堞。垂頭向外而睡。令曰。飲何乃至此。命役分扶歸舍。他日過徐金吾。呼飲時釀。未壓就。瓮挹而飲之。以慎曰。牛欺吾醉耶。以糜作酒。傾之馬槽中。卽坐槽上。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慷慨悲壯。未有也。又入張別駕舍。延客未集。陳設甚都。主人望見避去。以慎徑詣壚。取酒獨酌。張僮過。張牽問客。僮以某對。以慎大罵曰。往延史公。不如是。以彼位高多金耶。掀衣出。醜穢灑溲堂中而去。其醉狂多類此。然性至孝。事母劉。依戀如嬰兒。家甚貧。供母務求甘旨。夜必上堂問安。侍婢答曰。安。然後歸寢。雖極醉不失常儀。親友知其然。值發狂。謬以家嫗出呼曰。孺人安。君醉可睡去。以慎輒俛伏。移時成眠。亦足見其天性矣。歲荒。家用不繼。隔日一舉火。未嘗告人。邑

令翁年奕。聞而餽之粟。以慎曰。此活卑田院中人物也。甯可入史公腹。辭不受。其介若此。生平著作。多乘醉爲之。醒亦略不收檢。散失不存。惟友人李性符藏其粥若山房詩一冊。雜文十餘首。

傲吾曰。以慎隱於酒者也。非酒狂也。特藉之以傲世耳。觀其醉後事親不失常儀。可以知其人矣。



重訂虞初廣志卷十六

鄧水 姜泣羣選輯

唐戚公黃衫客傳

鄭相如

唐戚公者。明嶺南戰士也。嘗有功爲所部攘去。陷以文法。幾死。行經黃坂山。邸已夕。月光如晝。戚公醉拔劍舞罷。坐太息。有客黃衫者外至。對戚公曰。叟劍健可縱橫一時。戚公曰。劍不足道。吾挽強連矢。無不洞觀。復長吁久之。夜闌不能寢。黃衫亦不寢。且各就道。戚公望客行疾異。數步已失。心疑之。行又數十里。聞傍逕積葉聲。颼颼。客復來與戚公騎并。徐曰。叟何爲者。得毋有不平乎。吾夜不問以事故。今畢矣。戚公蹙然曰。嗟乎。少年黎人之難。奉明詔徵捕。吾釋耒耜從將軍東。斬首虜。復兩砦。不敢一望獄吏也。客默弗答。戚公復曰。戰箐河時。將軍

危殆。吾截指勵死士。夜入不測。斃其渠帥於火。脫將軍死。今賊去。將軍反不吾生。嗟乎少年。與吾同功者十三人。皆無罪死久矣。誠若是。他日誰爲天子出死力者。客沉吟若不勝。又行數里。路歧。客曰。叟奚進。戚公曰。吾欲西耳。客曰。今別叟。願得聞叟與前十三人者姓名。戚公曰。止。吾殆矣。豈復望見叙。且少年安用知之。客怒曰。身奚爲爲叟功。叟與人同難。而不與人同死。非壯士也。戚公因爲言某某。卽別去。然心益疑。一日獨宿。忽聞床頭鏗然有聲。燭之一。革囊墜地。迺前將軍頭也。戚公曰。噫。死矣。吾不可愛死以負長者義。卽携其首。慷慨陳其事於官。卒死獄中。

贊曰。竊人之功以爲己有。致人於死而非其辜。盜賊之行也。以戚公十三人之有功國家。主將不叙。且致之死。非其類與。旣也。朝廷不聞。司隸不罪。誰爲天子出死力者。明之亡也。卒以是哉。而黃衫以萍水之遇。斃將軍於帷幄。刺客乎。有

心人也。至戚公者。不沒黃衫之義。而冒死以明。凜凜乎烈丈夫矣。

傲吾曰。戚公自首以報黃衫。固不愧乎古之烈丈夫矣。所恨沒人之功。以爲己功者。其頭雖膏黃衫之及。而死有餘辜。惜夫。今之世無黃衫其人也。

王義士傳

王源

王義士失其名。山東人。幼業農。嘗夜從兄耕。時多盜。兄誡曰。慎毋聲。盜聞將劫吾牛。義士方八歲。揮鞭大呼曰。賊來卽殺之。兄懼走歸。義士驅牛耕達旦。鄉里皆驚異之。及長。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膽略過人。崇禎末。天下大亂。黠者往往挺而從賊。或招義士。義士曰。吾將爲朝廷殺賊。肯從賊乎。拒不應。久之。數往來兩河間。交其豪傑。豪傑爭下之。義士身長八尺。貌甚寢。訥於言。而忠誠出於天性。嘗有友遇難。託其妻。義士躡屨挽車送之歸。周旋千里。未嘗敢仰視。以是名益重。諸天祐者。秦中大俠。驍捷善戰。嘗憤逆賊猖獗。欲合義旅勤王。與義士結爲

兄弟圖大舉。遠近部署既定。而大眾未集。時四十二人先起於鳳翔。賊發步騎二千急擊之。鼓行而前。天祐以二十人分兩翼逆擊。斬一裨將。殺百餘人。賊大驚擾亂。退數里。復合兵環而進。矢石雨下。四十二人談笑接戰。復殺賊數百。鏖戰三日。夜賊益衆力竭。天祐遂爲賊困。圍之數重。義士大呼。躍馬馳入。左手運矛。右手解甲。與天祐。天祐不受。義士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公。強擲之。潰圍翼天祐出。四十人爭呼曰。王君真義士也。遂各脫身走。天祐竟以馬蹶被害。前所部署皆解散。義士痛哭曰。兄死。我不欲獨生。生終必爲兄報賊。乃撫其妻子。益傾橐交四方奇士。圖再舉。會國變。遂隱身秦晉間。或曰。義士今在山東。人嘗見其縱鷹。楓海上云。

王源曰。余友徐人者。嘗爲余言。義士生平好使酒。難近。臨敵以牛胞貯酒。負馬上。戰酣。數人下馬坐地。角飲。賊望之不敢犯。以天祐建義勤王。得義士足多也。

乃諸人俱脫。而天祐不免。抑獨何歟。

南村曰。義士生長草野。而立身處事。軼士君子而過之。予既重諸將軍之爲人。則益多義士矣。

周齊曾傳

孫靜菴

明周齊曾。字思沂。一字唯一。崇禎癸未舉人。除廣州順德令。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又倣西北弓箭社法。修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無脫者。治行第一。當事使攝香山。爲某首相里。齊曾與相忤。卽日解組歸。當事留之不得。及聞行朝不守。乃遞入剡源。盡去其髮爲髮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法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間。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同年友有出爲郡守觀察者。招以書。嚴拒之。且曰。孤雲去來。不知暮宿何所。從此幸勿更費八行。王天錫求見。拒之曰。咫尺清暉。舉目有山河之異。不願見也。平時家居。

每一匠者入門。卽審視其法。自仿造所用器。輒能善其事。及爲僧。於盤谷搆山房。東竹覆茅。盡出己手。得懸崖一奇木。製爲養和。日坐臥其間。拾燒餘以爲爐。狀絕古雅。其入山。當由一溪水。嘗沒踝以上。謂過溪若須筏。卽須竹。須舟。卽須版。須篙。須梁。卽須徧柴。卽待負。亦須人。不如用吾脛。吾脛自善涉。嘗與諸禪人涉。俱不脫芒履。齊曾謂沙石齒齒。芒履質柔。不及吾足版。竟跳而涉。萬悔菴嘗訪之山中。爲設麪。下以蠶汁。麥甚粗。齊曾笑曰。此吾上客供也。時諸遺老之遯跡沙門者。率受諸釋老衣。稱法嗣。齊曾獨不肯。間爲詩古文詞。機鋒電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未嘗有所擬議。單言片句。不蹈前人。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與會稽余若水無二也。黃黎洲嘗訪葉水心。誌陳同甫王道甫之例。爲兩先生合銘。兩人風格並高。然未嘗相往來。齊曾謂自潔其身耳。吾耕不須耦者。吾負不須戴者。及其沒也。里人私謚爲貞靖先生。不使淪於沙門也。

傲吾曰。合則留。不合則去。君子立朝不當如是乎。謚先生以貞靖宜哉。

朱議漉傳

凌雪

朱議漉。字用霖。寧藩支子裔也。襲奉國中尉。家南昌。父統鎮。崇禎丁丑進士。議漉幼聰慧。萬元吉與統鎮同年。嘗過其家。議漉時七歲。與元吉奕。指揮攻殺。得勝乃已。元吉大奇之。統鎮知江夏縣。縣固劇。號難治。議漉年少。已能佐其父。財賦出納。悉關其手。老胥懾伏。毫髮不得侵欺。已而父卒。官推官某。素與之隙。以其在任時。嘗修城隍。耗金十數萬。牒取其籍。欲從中有所劾治。老胥匿其籍。大索不得。議漉與其友諸生張若仲。日夜窮思。所出入各條記合之。十數萬金。無少差。另具冊報。老胥及推官。驚以爲神。父喪。乃得歸。然自是得嘔血疾。議漉性豪邁。見天下將亂。愈輕財。結客。招致方外異人士。之有技勇者。與精擊刺者。皆館之。左良玉之內犯也。議漉與九江毛珏任濟世謀。與客之壯武者。將柯陳兵。

過之九江。與當事議不合。散去。九江隨破。及金聲桓入南昌。議霽。曰。大亂至矣。坐守田廬。以待誅夷乎。立挈妻子走建昌。已乃依寧都魏禧。結廬翠薇峯。變姓名爲林確齋。既苦貧。種茶冠石。親荷鋤灌植。弟子皆負擔以從。所製茶高妙。遠近號曰林茶。晚工詩。善二王草法。雖居山中。求書者不絕。年六十一而卒。同時有八大山人者。亦南昌宗室也。補縣諸生。國變。棄家爲浮屠。奉深山中。居數年。精其法。升座稱宗師者二十年。臨川令聞其名。延至署。歲餘。忽不自得。佯狂走會城。被褐布袍。歌於市中。忽大笑。已而痛哭。人莫測也。久之。留止其姪家。山人喜水墨畫。花竹怪石。蘆雁汀鳥。愴然有出塵之姿。草書亦怪偉。人得之爭藏。弄以爲寶。然遇貴顯者。則閉拒不肯畫。雖以數金易一石。亦不可得。持綾絹至。直受之。曰。此增我襪材。貧士山僧。置酒招之。飲一二升。輒醉。醉後潑墨淋漓。雖十幅不厭。已而閉口不復言。人至。則掌書一啞字示之。而喜飲愈甚。人饋之酒。持

觴笑不休。醉後唏噓泣下。其他文字皆古雅幽澀。然秘不示人。明季天下宗室幾百萬。所在暴橫。恣爲非法。而在南昌者尤甚。民間號之曰鑿神。及遭闖獻之難。所屠戮者亦幾盡矣。此亦盈虛之數。天道好還之驗也。而中尉獨能以禮自持。既罹大故。隱居自力。易姓以避患。豈非宗室之賢。至山人之佯狂。其行愈詭。而其志愈悲。吾是以附之列傳焉。傲吾曰。議濶身當亂世。得保首領以終。其智誠不可及矣。至山人之笑哭無常。不與顯者通。願與噲等伍。豈其志哉。要亦天下傷心人矣。

南都應試記

吳應箕

萬歷戊午年。予春秋廿四。始以臺試第六名應試。時督學爲豐城振宇徐公。徐時已陞閣卿。奉命仍督學政。行部至郡。黃蓋金帶。前此未有者。六月廿四。予至郡。故事應試者。皆詣府起送。設宴張樂。郡守爲雲南金公。縣令

爲石首王公。與諸生飲極酣。故事酒罷。仍以壺榼祖之郭外。金命移之齊山。鼓吹迎導甚盛。自舊堤登山。從新堤登舟。身自醮祝。亦前此未有者。金先是視士頗倨。此出意外云。

七月十一日。阻風采石。登李白祠。作絕句數首。有留客西風知有意。青山一片應憐予之句。又和宗子相醉殺江南千萬山句。同舟爲家立石岱水兩叔。銘道註立

石名士林
岱水名漆

十三日。聞臺試甚急。予自采石覓輿。走慈湖道中。時督學峒巖周公新蒞任。覆試前。應試諸生檄迫甚。故倉卒走句容。

十八日。應試句容。予錄名第三。

二十日。反京中。寓天界西廊。廿七。家宅被火。信至。

八月初八日。大主考未至。故事主考於初七日。宴京兆堂上。迎入闈中。是年以

命下遲。故不及期。至十二始頭場云。先是壬子。亦移場至廿後。七年凡兩見矣。試畢。遊清涼石頭雨花靈谷近城諸名勝。詩不及錄。

廿一日。同王友去。非至下關。遊三宿巖。予偶題詩亭上。有何年曾破口。此日復攀巖之句。一僧見之。報其主僧。僧故好文墨者。見詩稱歎。且愛予書法。遂邀宿其舍。甚精雅。插架詩文亦多。設具豐潔。予爲書篋數柄。歡喜殊至。又語予曰。當年虞允文破口時。此巖蓋其停舟處也。今繫纜石罅尚在。而此地已成梵宇。相與歎滄桑之異。蓋江今去巖五里許矣。僧號問竹。同坐有戴聖卿。六合人。亦雅士。

廿七。登舟。候南門橋下。同舟爲吳惟立劉伯宗。時有陳友亦附劉來同舟。得雋去。予與劉皆報罷。相對怳惘。作詩數首。劉詩有兩樹珊瑚高丈五。不知何日見波斯之句。劉年纔弱冠。是歲錄科府庠第一。銘道註陳名以運乙酉南都覆與胡士瑾共事

天啓甲子年。督學爲南郡蕭公。予錄名第六。聞信卽走京中。寓王達卿比部福建司公署。署在北門貫城內。南京衙門以大司寇堂爲宏敞第一。十三司皆空署。予居中最稱幽適。時六月廿八日也。銘道註比部名建和一字乾純同里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杭嚴參政

七月初旬。王生心睿同居署中。每日入時。步後河池上。鍾山落翠。新荷放香。以爲生平所快見云。銘道註心睿字公儼比部子也與弟心介吉先俱受業先公者註名復社

予所居室有書一廚。嘗從庫司取鑰開看。皆無足觀。惟三國志本稍善。予亦閱一過。鄒南臯太平山房集。向已見者。時亦取閱。多所感慨。又見張羅峯賓月軒記。蓋其爲郎時作也。

夜臥署中。以興獄室相近。巡更聲不少息。伏枕不得一合眼。時中夜起步。見月光黯淡。景最孤寂。又風起樹間。令人不寒能慄。因思讀書常得此境。亦足生人道心。

大司寇坐堂日。予常伺之。見諸司自庭揖外。無他事。因思南中故聞曹然各盡其職。豈無一事可辦。予以王故。嘗與諸郎相識。有謂吾吏隱而已。甚者以爲此吾輩遷謫處也。予淡不然其言。

暇時常步大司寇堂上。視堂下最爲森肅。法司所居。政應爾爾。因暫憩其後堂。桂樹大合數抱。扶疎陰鬱。生平僅見。而所居幽邃宏廓。亦非直省諸察院可望。因思朝廷曾何負於官。而官之負朝廷多矣。爲之一歎。

堂後亦多題詠。無可者。司寇題名碑。亦多名人。乃名者多不留詠。而詠者多不知名。因思居官者。徒負其官。大吟詩。而惡札俚語。狼藉屋壁。真大可恨事。

七月廿四。司寇試錄歷事監生。予與王生移就外寓。二日。遂縱觀北門之勝。予因指其堤語王曰。此俗所謂孤恹埭也。王曰。此地居人叢密。行者繹絡。左山右湖。往來其上。令人神怡心曠。烏覩所謂孤恹哉。予曰。是必罪人至此。謂一入無

輕出者。孤栖之名。當由此耳。

與王散步鍾山之陰。命一衙役前導。至一小菴。曰蓮池菴。其址頗高。望後湖蓮花。如在几案前。菴僧識前導者。因設具。役私語僧。予善詩字。僧出紙求書。爲題一聯。王曰。曷以餘興留句乎。遂書一絕與之。湖上棲遲已數旬。蓮花開盡。一湖新。誰知更到鍾山曲。又得蓮花梵語聲。蓋是時堂上誦經僧。卽蓮花經也。銘道註聲

出韻想爾時暫依正韻也

僧導予穿山曲松林中。距菴里許。見石馬及碑表。皆顛仆於路。予問之。僧曰。此常國公墓也。卽登拜焉。相與徘徊塚上。荒土纍纍。下爲拜壇。殊宏闊。塚土圯處有穴。僧云。此去其藏室不遠。可窺望云。予因謂僧。今侯家鼎盛。每年上塚設祭。否。僧曰。無有。又問曷不修墓。僧曰。不知何故。但傳聞此自遜國來。仆碑毀表。皆自上意。故至今無敢修葺者。予因顧王曰。開平王爲本朝元勳。高皇帝親擇葬。

鍾山之陰。冥器芻靈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會葬。自爲文哭之。叙其功甚詳。已復大慟。其恩數蓋諸功臣莫敢望焉。而今其塚墓若此。子孫莫敢茸理。有司莫以舉聞。皆失祖宗優重元勛之意。固相與憑弔歔歔。已而予更語王曰。我輩自有不朽於天壤間者。開平王之功在社稷。名垂宇宙。豈以一墓道哉。古人以厚葬營塚爲愚。不爲無見。僧又語予曰。聞此地脈最佳。蓋不亞祖陵。高皇帝葬後大悔。故爲之顛仆若此。予曰。此齊東野人之語也。又相與一笑。

歸逕穿林曲。松陰密茂。望眺平湖如鏡。三法司諸衙門。髣髴林杪之間。而荷花紅白映帶。如遊女靚粧。羅綺靡雜。眞奇觀也。山側又有石馬顛仆。問是何塚。僧亦不能舉。尋其碑額無有。役云。相傳爲李侯伯云。

役又導觀京畿道察院中。桂花亦有開者。稱極早矣。已復至相國寺。觀僧舍碑。

與王各以蒲團趺坐佛殿。遂覺倦極。席地酣寢。至暝而還。

次日。諸司閱卷闈門。猶不得入署。因往都察院看牡丹。本極大。莫與爲偶。大堂題名記。有李賢者。貴池人。賢以人才荐。其本末不可考。又觀各道題名碑。復有貴池數人。蓋郡志所未載者。亦可歎也。

入城。就王比部。縱步堤上。見有傳呼而至者。役云。往時有一官爲刑部郎。自衙門歸。必換官服。散步堤上。眺望良久。或倚柳少坐。至門始登輿。予問爲誰。役曰。非本司官。故不記其姓名。但知爲浙人而已。余因歎如此人者。定當不俗。而役能舉此。亦有佳趣。

役又曰。城中有白雲高處。亦浙江張某捐貲建者。曷一登焉。於是往遊。蓋借鍾山餘勢。憑城而構之者。室宇精敞。布置種種不俗。縱目一眺。雲裏雙闕。雨中萬家。可謂毫髮無遺矣。而皇城宮殿。隱於煙樹間者。若斷若續。尤爲奇絕。予謂王

曰。城中如清涼雞鳴諸勝。視此亦仙凡之隔矣。刑部在南京實冷署。然稱雲司有此高處。真覺白雲縹緲。名實都稱矣。張名汝霖。亦名士云。

刑部故事。每月有一主事宿獄。蚤歸暮來。來則坐大門。持簿點視諸署人役。蓋合每司不下數百人。點視畢。卽闔門。時典獄者爲豫章黃某。予每夜間聞點名。偶往視。見其人極寢陋。而面黝紫。無鼻。部中號爲黃小鬼。且又極聾。每點唱時。其下故玩弄之。或一人作巨聲應者。或直走不應者。或又作輕蚊之聲以應者。已復競相誼譁而詆笑之。每夕如此。視黃直土木矣。予甚憤其下之侮上。而又深怪黃何以仍得在任。比部曰。此甲科。其中有有力者主之。予固歎天下如此輩者。蓋不少矣。未幾。聞黃作郡。夫一冷曹。猶傀儡之戲若此。况專城之寄乎。近世之用人。蓋如此。

八月。閱邸報。聞萬郎中元白杖死。私作詩弔之。

楊大洪中丞劾魏忠賢疏草。一時傳徧南中。通國稱快。予歎此韓文之故事矣。逆知其被禍必慘。而魏之流毒必甚。瑾云。

試畢。約友人李達。劉城。縱游諸勝。廿日。自三山門買舟。由下關至燕子磯。舟中聯句。有一船秋共載。三友益偏多之語。江山颯爽。余與劉目不暇給。而李獨陶兀兀。終日在黑甜鄉中。銘道註李字行李同里人身。後先公與徵君刻其遺草。

至燕子磯。傲僧舍。爲一宿之停。因登弘濟寺。見江流灑森。風月流麗。怡悅者久之。已而風起水湧。浪高於屋。而水石相激。聲巨如雷。劉曰。此可蕩盡十年塵土。予曰。亦可開擴萬古心胸。李又極讚橫山浪破石牆之奇。似此處。而此下瞰江流。彼上插雲漢。亦政相敵。但一居名都。一處僻野。聲名顯沒。遂判天淵。良可浩歎。橫山者。在秋浦萬山中。予家宅其下。李嘗熟遊。劉亦恨未覓津。蓋奇勝誠如李語也。語已。遍讀壁間題詠。多與景物不稱。相顧笑曰。雖不作可也。

飯訖命僮治具登燕子磯。先謁關祠。已直上其巔。掃亭席地坐。展具酒數巡。李設令嚴。予與劉不勝酒。遂酣。李獨大觥連進。亦酣。笑語久之。日將落。望江流檣帆上下。視前風起水湧時。又一境際矣。劉曰。我輩釀酒臨江。能幾何時乎。可各賦詩。當賦得乾坤日夜浮。余曰。亦可賦得大江流日夜。詩皆未就。相與極暝。返至僧舍。

次日。覓歸舟不得。遂僱驢。各命一僕。張一小蓋隨焉。三人於驢背縱談笑樂。遇林樾村曲。則下坐稍許。蓋田觀音門進。計四十里。與鍾山相繞而行。山勢真蜿蜒如龍。入城日落。至寓而暝。亦盡一日之遊云。

明日五鼓。卽覓輿往牛首。至天界寺。劉子輿夫逸去一人。予與李遂皆舍輿僱驢。以昨來驢背極眺望之娛。游山得此濟勝。詩情畫品。不必定在灞橋風雪中。因入碧峯寺。看沉香羅漢。又入天界寺。觀大佛頂。予因語天界寺中。惟西菴最

爲幽靜。期此後爲一日之遊。蓋予向寓天界久。其諸菴勝境。無不悉也。後亦竟不果遊云。

從高德門出。至中途。各饑渴甚。買飯不得。相與延佇一莊前。忽一人自田中歸。與之語不俗。因拉三人入。其門籬若田家者。進至中堂。室宇精整。几案雅潔。設飯。進六安佳茗。又引入後園看桂花。有數十小株。且曰。京中士夫游山過此者。未嘗不願接識。且各折花爲贈。酬以茶飯之費。堅辭不受。相與歡謝而去。

登山僅日中。寓西舍。具食畢。卽往觀辟支洞。洞象甚奇。又觀懸塔影。自燃竈。虎跑泉都無足異。竈尤不足異。蓋人力所爲。理勢自然者。而常人輒相驚讚。愕矣。上山巔眺望。下至京口。上極九華。數百里都在目中。都城則煙樹蒼茫而已。因誦工部齊魯青未了詩。真善狀物。不獨語奇千古也。此山遠望之。洵如牛首。近登之。亦復不異。縱揣山勢數百里中。惟此山面背京而向。相傳高帝問軍寧國。

詢之僧。果然。蓋至今猶從彼領月糧云。因相歎帝王作用。鞭山役海。奚爲神異。劉曰。此政所以愚之也。予以爲然。銘道註見聞錄牛首一則文氣斷缺實爲未盡得此山勢數百里一段足以補

前軼

先公茲記遺草初未脫稿。余衍諸篋者。殆五十年。蠅頭蠹尾。塗乙如新。今垂老矣。黃梅雨後。檢點叢殘。忽覩此紙。追回感歎。亟爲手鈔附之前錄。中間若司寇堂皇。御史臺題名。常開平墓道。牛首山數事。於見聞最爲有益。而所謂得雋陳友。雖當日偶隱其名。亦似微言有在焉。知二十年後。與胡鍾郎首謀迎附者。卽其人也。嗚呼。淵生粲死。潛德姦諛。蚤已判焉。詎不誠先識乎哉。憶先公手書與彭禹峯先生曰。鍾郎輩何以置面目於人世。信己時維癸丑六月朔日。孫銘道謹述。

傲吾曰。熟讀此記。感喟不少。間雖記遊。而於朝政燭奸無遺。未可轉易視之。

金昌六姬志

葉楚傖

李鳳○禁煙時節。虎阜山塘間。載歌之舫。踏春之騎。牙檣絲鞭。輝映十里。十七
八女郎。要神麻者。是日刑裝。隨儀仗後。以答冥佑。三木珠鑲。赭衣繡製。雲髮垂
肩。五絲覆額。冶容豔飾。於斯爲盛。戊申歲。一彩裳人。荷珠攢具。雖鬢扶之。姍姍
從羣姝後。祥風天來。靈雲香擁。路旁觀者。不復能他矚。惟屏息出神。隨之俱東。
至方基許。彩裳人扶婢入畫舫。繞城河以入葑門。翌年。金昌亭畔。盛稱李家鳳
娘。則彩裳人自大成坊移黛橋。作金昌賣歌人矣。

沈林○世界無四尺以下之美人。吳下羣姝。嬌小如香扇墜。此不過如詩家温
李。可備一格。未足以稱正宗也。倘欲求李杜天才風流萬世者。翳惟沈林。亭亭
玉立。清揚婉兮。吹玉笛。度七夕小宴諸曲。羣豪列席。四座弗諠。若林者。吾當於
蕙樹梅花間。跨月光訪之。

王蕙○蕙吳門百花巷人。姆警。以歌名。蕙早歲飄泊遼瀋間。又爲人挾唱。戈陽諸歌。哀怨悽惋。聲梗淚咽。未嘗終曲。不遇之感。誠足令千古才士美人。一齊痛哭者矣。昔賈太傅以一代王佐才。生遇文帝。宜可以大有爲。然而前席夜半。不問蒼生。瀟湘洞庭。竟成遠謫。鵬鳥一賦。其志彌可哀。已然苟須臾忍死。以漢文之賢。庸知不有詔起。賜環中書草勅之一日耶。王蕙其不宜憂傷顛顛以終矣。採影○翠疊花鈿。黛宜彩筆。靚粧之雅。非色也。舞袖散花。歌籌蓋世。聲技之擅。非才也。溫存如玉。圓膩似珠。嬌媚之姿。非情也。則有苧羅弱質。竟翻妮嬾之粧。簫管名流。偏嗜詩文之癖。雖名字未諧乎貞美。而丰裁獨秀于羣儕。天本斟情。姬真饒倖哉。姬十七歲。虞山良家子。讀書都下。流轉至吳。時於燈下唏噓道生平事。不知者亦未嘗不驚曰。是吹彈得破者。竟爾許耶。

琴綺○士人讀書十萬卷。咤咤牖下。屈宋衙官。意氣非不雄且豪。然而輪囷之

材不中於工師。娥眉之嫉。翻興於狐媚。終其身佗傑不合。以至於死者。比比見焉。卽令名山之書。啓諸石室。豐城之氣。耀乎斗牛。其人則已魂斷寒碑。草蕪荒壠。泯然與應無聞。則其事不重可哀哉。金昌姬人彩琴。以越台遷謫之姝。冠吳苑六宮之選。畫百卉饒晴牛風。致入其室。縹緗萬帙。礬黛繽紛。鮮不笑相告曰。此情場俏畫師也。姬十九歲。已酉歲吳門狀頭。

謝月○虎邱山塘間。眞娘吾不得而見之矣。然吾未嘗不以垂柳之綠。仿其眉。天桃之紅。拂其頰。海棠之嬌。度其態。芙蓉之艷。擬其神。意謂佳人難得。行僅得諸想像間耳。榴花紅時。識姬於方基舟中。時方蟬紗半臂。霧縠輕衫。濯濯容光。香生一水。乃知垂柳之綠。天桃之紅。海棠之嬌。芙蓉之豔。凡花之令人死心塌地者。姬無不兼之矣。姬梁溪人。祖爲豫省佐雜。余尙得見其試用從九之銜條。於姬麓中也。

傲吾曰。寫來字字皆香。人人如玉。吾當浮一大白。

黔陽苗妓紀聞

王韜

范史西南夷傳。謂槃瓠。高辛氏之畜狗也。銜犬戎吳將軍頭獻闕下。帝酬其功。妻以少女。槃瓠負女入南山。生六子六女。自相夫婦。此羣苗鼻祖也。其言誕漫不經。殊不足據。槃瓠當卽盤古人類。初祖苗人。報本返始。故祀之耳。唐宋以前。曰蠻曰獠而已。前明就三苗地設府縣。衛支派。遂分花白青黑紅以色名。宋蔡以國名。龍仲韋謝以姓名。馬鐙狗耳鍋圈以飾名。又有狎獷木老紫薑郎慈八番九股六額子。犍猥猓狔狔之屬。種類雖蕃。風俗略同。苗人每以令節。男子吹笙撞鼓。苗婦隨之婆娑。進退疾徐可觀。名曰蹻堂之舞。苗女不履不襪。徒跣而行。圍峒錦於腰。重疊百褶。旁無髮積。謂之桶裙。僅及膝者爲短裙。苗拖至地者爲長裙。苗婦人斂馬鬣。雜人髮束爲髻。大如斗。綴於頂前上。覆竹笠。旁以五

色藥珠爲飾。貧者以薏苡代之。此係盛妝。惟跳月時始一用之。陽載洞苗之婦。錦服短衫。皆繫雙帶。斜作十字形。交於雙乳間。背綴小錦一方。負物則橫貫其中。以爲紐耳。環大如鉤。下垂至肩。富者多飾以珠貝。纍纍如瓔珞。狎女饗客。以檳榔爲上品。咀之辛香滿口。蓋水浸令軟。石賁灰裹。萋葉藏之。暱者始出贈焉。苗人凡漁獵所獲。下至蚺蜍蠕動之物。咸糜於一罌。俟其螂蛆腥臭。始告缸成。名醅菜。珍爲異味。愈久愈貴。問其富。則曰藏醅桶幾世矣。苗人多以刺梨釀酒。刺梨一名送春歸。榦如蒺藜。多芒刺。葩如荼蘼。紅紫相間。鮮豔奪目。他省名野玫瑰。皆花而不實。惟黔中實如安石榴而差小。味甘微酸。釀酒極香韻。然不耐飲。雖大戶不及一升。便頭岑岑欲吐矣。飲無杯罍。或用牛角。或插竿於甕蹲而啐之。只宜冷食。熱則其臭刺鼻。苗人以蒟醬爲上品。其實卽萋也。花如流藤。葉如葦撥。子如桑椹。漚其油醃爲醬。味亦辛香。而不甚可口。或取其葉裹檳榔食。

之。亦可辟瘴。呼之爲藁蕪。黔粵山壁間。三四月多黃花。蕊吐頰絨。蒙茸如繡。亦作蝎子花。或謂卽藥草中之金石斛也。根如蘭。葉如柳。莖多節而叢生。黔瘴霜降而息。明春梅花開始發。城市皆無瘴。惟陰僻之區。或數年一發。或數十年一發。初起叢灌間。燿爛如金光。下墜如丸。漸飄散若車輪。非虹非霞。五色滿野。卽所謂瘴母也。其氣香烈。觸之者始如病瘡。旋成黃疸。半載莫救矣。甚或數十里。人民雞犬。靡有孑遺。歸化營凡十三支。而火紅支地氣最熱。故瘴亦最酷。近年燔山木而髡之。得少衰。時或一發。擊以火器。亦卽驚散。黔人呼罌粟花爲芙蓉。故鴉片一名阿芙蓉。自清鎮以西。山谷間彌望皆是。華種攢瓣如芍藥。惟夷種單瓣。故結實尤大。薄暮剗其外皮。越宿漿溢如膏。收而熬之。卽鴉片。不必配以他藥。凡妓館中。每以此烟媚客。而苗獨妓否。蓋其酋固能嚴禁也。苗家造蠱。每於端午聚蜈蚣。虻虺。蝮於一器。而咒之。積久啓視。留其一則爲蠱。取其涎矢以

毒人奇病百出。卽數年後千里外無得免者。凡遇夜間見空際如流星閃電。卽放蠱出飲也。長者爲蛇蠱。圓者爲蝦蟆蠱。而以金蠶蠱爲最毒。蓄蠱之家潔淨無點塵。投宿者恆以此爲趨避。蓋一寨中輒有兩三家也。中其毒者急服白囊荷汁。猶可解。囊荷葉如甘蔗根如薑芽。喜陰木下生。或曰刺蝟能擒蠱。諸苗恆用藥弩。夜伏叢莽間。獵鳥獸。藥必市諸狝家。狝家凡三種。一曰補籠。一曰青仲。一曰卡尤。皆五代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者也。治藥之術甚祕。必得粵西所產毒母名駒者合入始靈。孟春合男女於野以擇偶。名曰跳月。此苗俗大禮也。歸化苗家恆以教場壩爲月場。其南有峻嶺。名跳花坡。自正月初三日至十三。皆跳月之期。兩男對跳。四五女聯臂圍之。滿場凡數百圍。男跳易乏。須互換也。笙聲沸天。兩相諧則目成心許。十三日跳畢。男吹蘆笙於前。女牽帶從之。遶場三匝。相攜入叢箐間。先爲野合。名曰拉陽。然必有娠而後得嫁。否則越歲復游牝。

於牧矣。苗俗不嫻音律。蘆笙之制。六管如環。長管冒匏。短管置簧。跳月時。笙梢懸一葫蘆。中貯水。吹久則簧燥。須時潤之。跳月時。取綠巾結爲小圓毬。視歡者擲之。名曰瓜毬。亦曰繡籠。苗俗無臥具。恆掘地爲爐。爇柴而擁以炙。雖隆冬亦裸相枕也。近歲間。以蘆翠爲被。若木棉則僅有矣。苗女亦有姿色。惜多患慍。羝不可近。矐者每掩鼻掩就之。蕉谿灘溪間。苗女每三五成羣。櫛沐於清湍急流之上。蓋性喜照水。恆顧影以取媚。歸化在萬山中。數百里無巨溪廣澗。故遇水益低徊不忍去。自盤州抵歸化。凡歷龍場。兔場。狗場。雞場。諸寨。蓋逐日趕場數百里間。按十二辰爲一週也。苗女鬻集其地。固一穢墟也。苗女在室。蒸報旁通。淫奔無忌。卽跳月後。許有家矣。亦必結好數人。名曰野老。聘夫就之。強相合而已。有子是告知聘夫。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聖母者。女媧氏也。親族男婦歌飲三四日。古曰作星。自是有犯姦者。遂得以兵刃從事矣。苗曲有妹相思。妹同庚。

諸名。率淫奔私昵之詞。昔人謂夜郎之桑濮。在黃絲驛以東。歸化營風俗淫謬。固不減古所云也。五月寅日。墮戶伏處。夫婦異寢。親族不相往來。有犯者必遭虎厄。六月六日爲換帶之期。羣女裸浴於溪欄中。人或薄而觀之。贈以裙帶。則尤喜媿。或不得帶歸。而父母以爲恥。野老亦以多爲榮。私一男則髻上蒙紅巾。一方斜疊。或巾愈高而愈自得。有積至數十層者。同伴咸嘖嘖稱羨云。凡無子者。親友於中秋夜飾豔婦。抱瓜送於其門。此黔俗也。苗婦近亦效之。跳月場南距歸化營二十里。吾吳貝子木曾有跳月歌紀其事云。古跳月。今拉陽。古名今名義弗詳。乃是蠶苗出游牝。男男女女雜選嬉。花場花場。初開種花樹。鬼竿十丈場頭路。招得羣苗百里間。喜挈蘆笙結隊赴。男襖長。女裙短。尙錦新裁春服暖。男環隻女環雙。銀鉤重壓推髻旁。新正初三至十三。女伴呼女男呼男。聯臂頓足到場上。男情女態皆狂愁。兩男作對跳場內。羣女四五圍場外。合圍羣女

千百圍作對羣男千百對。男跳遲。羣女四圍都矜持。男跳速。羣女四圍共笑逐。是時蘆笙吹作鴛鴦鳴。衆跳應節諧其聲。聲中自有月老在。天作之合憑一笙。一笙聲催衆聲急。場心衆笙陡焉息。婚禮十日告無忒。於是男中翔女側。睨男前行女後曳。男女相就不相避。親結其禰一巾繫。遶場三匝牽而戲。選幽不知去何地。大體雙雙滿山際。四山雲雨皆爲膩。誰家得佳婦。誰家得快婿。阿父阿母然後從旁議。牛角彎環作酒器。滿場持賀飲如沸。共言一索得男易。早爲通媒納聘幣。無令野合中道仍相棄。旁有駿男癡女心自知。笙聲豈必多差池。何獨跳罷場外遣。我爲娟娟惜此豸。誰教粥粥隨羣雌。

傲吾曰。近來苗族諸禮俗。多半法漢人。如斯紀所云者。誠寥寥矣。然先生所記皆實事。讀之亦可知古時苗族之風尚也。

相字

清涼道人

乾隆三十九年間。蘇州范時行者。以相字來吾邑。寓於紫陽觀中。所言不多。而義理明徹。吉凶禍福指示若神。每日以得錢六百爲率。過此則垂簾謝客。絕似君平之賣卜也。一營兵拈碁字以問終身。范曰其字之下。加石爲圍碁之碁。加木爲象碁之碁。圍碁越着越多。象碁越着越少。今君之碁字。係象碁。自君出世以後。恐家業人口漸漸消磨矣。曰固也。我日後究竟何如。范曰君家居總無佳處。若能出外當有機緣。然十分得志則未也。問何以故。范曰卒一過河。便可縱橫而走。但行僅一步。不能暢意馳驅耳。有以義字占終身者。范問生年何屬。答以屬羊。范曰難矣。義字分開則上爲羊。而下爲我。問屬羊者何人。曰惟我問我有幾人。曰止一屬羊者。以此觀之。君當以孤身終。眷口恐不能有也。夫終身既無眷屬。則機緣際遇安得而佳。其他可毋庸更問矣。一剃頭者盛其冠服而往。拈村字問之。范曰木以長材爲貴。一寸之木亦何所用。因以指拈筆捍橫而捻。

之。復曰一寸之木亦何所用。其人以爲道其剃刀之柄也。驚而失色。范曰君勿自驚其志也。凡事若肯努力。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後其人跟官出外。果發大財。一人以風字問所孕男女。范曰風字之形似鳳。鳳冠乃女人品服。且移虫字于兀旁。則爲虺字。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所孕爲女無疑。後果驗。辛亥六月。久雨初晴。炎歊特甚。與沈心成表弟避暑山莊。爲予縷述。惜所記僅此數則耳。

書馬桂官事

王 械

馬桂官。吳郡名優也。長興蔣某。赴蘇見而悅之。傾心相結。馬感其情。從之歸。蔣惑焉。坐臥不少離。戚友規勸弗聽。其妻患之。無術可遣。詭曰。馬子丰姿濯濯。如春月柳。妾見猶憐。無怪君之眷戀也。蔣聞言大驚。恐妻有異志。乃贈以金帛。涕泣與訣。馬訝之。詰其故。以實告。馬憮然曰。情好如吾兩人。何來此魔障耶。請淨

身以釋君疑。遂自宮。蔣爲延醫調治。痊後情益篤。無何妻歿。誓不再娶。與馬寢處若伉儷。蔣饒於財。惡少多挾之以邀重利。有不滿其欲者。控蔣私蓄內官。蔣懼。厚贈馬使之潛逸。上下賄託。乃得寢。而貲財亦零替殆盡矣。後應京兆試入都。遇馬於慈仁寺。服飾華麗。握手道故。馬歛歔曰。不意君蹉跌至此。吾今給事某王府。幸蒙委任。囊頗豐。君勉志功名。當竭貲襄助。倘得善地。舊業可復也。爲蔣援例除山西某邑令。未幾。馬緣事爲王府遣出。往依蔣。情誼如初。蔣性喜揮霍。座上客常百餘人。且簋盞頗不飭。馬屢諫弗納。乃從容謂曰。日不常午。何不預營三窟耶。蔣曰。誠善。顧安所得腹心之託乎。馬曰。某不可當此任耶。蔣出金授馬。馬挾之而遁。留書曰。君危若朝露。燕處自喜。今且別矣。衆咸謂蔣不知人。蔣曰。某之獲官此土。馬力也。且安知馬之終負我乎。無何。蔣以貪墨敗。戚友星散。僧子僑寓僧舍。饗殮不繼。而追祭嚴切。狼狽萬狀。無過而問者。一日有僧來。

訪視之馬也。謂蔣曰：曩不聽吾言，預知有今日。余囊中物，可贖解日前急款。曲數日辭去。逾年蔣病歿，馬來弔哭極哀。適遇赦，援免。乃同蔣子扶柩南回。蔣子隱傷無家，憂形辭色。馬曰：公子長興山中有薄產，何過慮也。蔣子不解。至則舍宇修整，沃田數頃，居然康阜。馬爲之卜地營葬，訖出券契冊籍。謂蔣子曰：此公子家物。某歷年所生息者，謹以相授。今而後吾事畢矣。請從此逝。蔣子謂馬將遠去，苦留之。馬笑而不答。明晨不知所往。遍覓之，見馬倚墓樹而立，以手牽帶置項下。卽之氣已絕，揀其底衣，繫白綾一幅，書偈其上曰：前世冤家，今生佳話。蠶死絲纏，烟消雲化。蔣子感其義，以禮葬之。父墓傍。

妓月娥

李澄

王月娥，鳳陽名妓也。善歌工琵琶。明蔡如衡爲廬鳳道，慕之以千金贖其身。嬖之。蔡母年七十餘，多病。月娥事之孝，嘗爲之撫摩，終夜不寢。如衡或呼之，不至。

謝曰。母年高需人。婢媼不能解意。妾侍起居。庶老人得安也。流寇起。月娥曰。此地不久爲戰場。老母暮年。何可見鋒鏑。當送歸。妾以少艾隨。虜不測。請與公同死。未幾廬州破。如衡死焉。賊得月娥。問曰。蔡官有妾名月娥。是汝耶。答曰。吾卽月娥。問我何爲賊。曰。聞汝善歌。吾飲汝歌一曲。保汝富貴也。罵曰。死賊。汝多行不義。恨吾女子身。不能殺汝。肯爲汝歌耶。賊憐其姣。不忍殺。以杯酒勸飲。月娥擎杯至賊前。擊賊中賊首。賊大怒。曳出斬之。

傲吾曰。事母至孝。納夫於忠。潔身擊賊。月娥誠足傳矣。烏得以妓視之。

妓高娃

李澄

明正統間。京師妓高娃。舉上溫雅。時昌平侯楊俊方盛年。見而悅之。使人示以意。娃曰。妾年十六。未嘗失身於人。楊將軍天下奇士。苟憐妾。必能脫妾於青樓。若圖旦夕之好。使妾復以殘質事他人。妾雖賤。死不從命。俊姑諾之。及定情。真

處子也。將納爲姬。會以備邊不果。娃閉門謝客。歷十年。志不改。俊以土木之變。爲石亨所搆。與范都督廣同論死。將刑。親戚故吏。無一往視。有縞素而來者。高娃也。俊問曰。爾來何爲。娃曰。來視公死。大哭而呼曰。天乎。公無罪。陷駕者誰歟。乃使公至此。旣戮。娃奉首吮血。紐按於項。顧俊家人曰。好葬而主。遂以刀自刎於旁。

傲吾曰。從一而終。禮也。臨難而哭。義也。葬後身殉節也。有妓如此。男兒愧死矣。

山居漫錄

楊南邨

予武人也。讓陋不能文。顧性乃癖嗜典籍。雅好筆墨。雖風塵鞅掌之中。舟車困頓之際。輒不能舍。大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勢。每日事之餘。茶飯以後。拈筆自遣。弄墨爲嬉。或緬懷往迹。或憶述今遭。積之旣久。遂成卷帙。然瑣屑拉雜。覆落

無當於世用。世亦無能知之重之者。因名曰漫錄。輯而弄之。亦敝帚千金之意耳。或風晨雨夕。客散燈施。取而讀之。未始非破悶良方。慰寂妙友也。

予家居南莊。莊去縣城約三里。道坡陀不平。然甚闊。純鋪青石。潔滑無纖塵。雖星夜往來。不少苦也。莊中居人。概四五百戶。多同姓。或親族。風俗較他鄉爲醇厚。雞犬無爭。兒孫共抱。氣象融融焉。莊之四圍。羣山環抱。四絕風塵。莊中林木極茂。有良田百餘畝。清溪中流。水駛而冽。每夕陽西下。牧童歸來。驅犢飲澗。樵唱輒與水聲相和答也。予家有小園十畝。位乎溪南。相去約四五十步。其地隆然爲巨阜。有長松數百株。柑梨十餘本。皆先人手澤也。鄉之人名其地曰柑子園。癸未之冬。家君子以市居囂嘈。厭而徙鄉。築宅園中。以養桑榆。庀材鳩工。備受喧擾。其明年而室成。雕椽剪茨。粗蔽風雨。因清吉遷居焉。松幢覆瓦。梨雪當門。坐堂中望羣山列黛。蒼翠撲人。日夕頗多佳趣也。

宅既遷。家君子爲詩頗夥。予於侍膳之暇。輒取而誦之。記憶力不佳。過時俱忘。今姑就所憶者。拉雜書之。曰。城中舊宅頗巍峩。猶卜新居。意若何。欲爲兒孫知。穡事願披荔。薛老巖阿。千章樹繞薪常足。半角山開土漸多。地氣年來看覺轉。舊栽柑橘綠婆娑。比鄰幾姓屋郎當。笑語相聞隔短牆。籬竹密編防犬豕。圍茶新種禁牛羊。庭無客至馴禽集。徑有梅香冷蝶忙。喜得山翁能過我。拄藤相對話斜陽。

園中土頗瘠。蓋不治久也。種玉粟。年可得四五十擔。而所耗乃倍之。因思植茶。作十年豐收之想。長兄市種於茶峒。往返極委頓。僅得籽斗餘。茶峒之茶本不惡。然以不善經營。故發達極鮮。僅銷行於附近二三百里中。殊爲可惜。長兄既歸。親率傭力。耕土於屋西隅。列行種之。得三百餘窠。春雨潤漑。壯芽怒茁。青蒼可愛。予於是日夕必過茶圃焉。

茶既茁。抽條布葉。日漸滋長。予與長兄私慰曰。此纖纖者果成。則豈徒種桑百餘株之比。將徧其利於吾邑。使市無飢寒之士。而不圖數閱月後。曩之葳蕤者。日就憔悴矣。予不禁嗒然喪力。究其原因。知松陰過厚。土脈以薄。茶根嬌弱。乃不能生立。於是又伐其附近之喬松。淨鋤其蔓艸。然後吾茶得不死焉。問初願則違矣。差幸尙足供家人之飲啜。故尙竊竊引以私慰。

種茶之土。以地向陽傾斜較緩者爲優。蓋亢燥則生長難。卑濕又根易腐也。而黃土較黑壤又良。作隴宜高。以洩水氣。間隔宜疎。便生發及採摘也。每歲須以人工鬆土脚。伐遠揚。俾根枝得舒息。漑以清淡之肥汁。以資培養。茶之下又可種瓜豈之屬。以收時利。無棄壤焉。

茶於早春作花。花白色。纍纍可愛。結紫實。八九月卽熟。較山茶爲小。取以榨油。氣馨而味濃。食料中佳品也。採葉之期。以穀雨前后迄夏初皆可。然雨前所採。

者爲尤可。貴製葉之法。概別爲蒸炕及焙炒兩種。蒸炕之茶較佳。蓋火氣不深。素質未喪。往往發一種天然之馨逸。非花氣薰染者可比。然手工極繁。又不能製多葉。不若焙炒者之簡捷。故上市之茶。皆用焙炒。

繼予家而植茶者曰陳子哲臣。其父雲閣先生。考究頗力。出巨資置地於南莊道側。東西相望。有茶三四千株。甚盛茂也。陳氏於予家爲世誼。今更相引爲同調。師古參新意。開新法。居然有所成就。而陳氏尤多所發明。予家竟瞠乎后矣。蓋亦業之專。用力之勤。不勤有以致之也。

予兩家之茶。概既能造出土葉而直儕龍井。色碧而味馨。頗不惡陋。陳氏名之曰碧天春。精加裝潢。每斤可售錢千文。在吾鄉已不啻珍玉矣。予嘗爲之頌曰。芽怒舒而泛綠。霧噴鼻以騰香。漾澄池之藻翠。煥銅山之酒光。是亦可以見其質品矣。雖然。予滋愧焉。蓋予家植茶最早。而今陳氏得歲食其利。予家之纖纖

者則如故也。荒年且供自飲而弗給。寧不私作。又何頌爲。

邑之人。覩陳氏之食茶利也。輒競效種之。今將遍鄉里矣。於是我之初志不啻間接而全達。亦未始非快意之事。顧邑之人又有一種僻好。以爲予家之茶較陳氏優。色味差厚也。是則以予家非營業。取葉輒少。氣足而芽壯。非如業茶之人。三日摘短芽。七日剝嫩枝。故其味自厚。然而所出者鮮矣。不足生利。予亦聽之不計也。

鄉中飲料。其類有四。曰細茗。曰粗茶。曰焦米。曰白水。是也。然最普通者惟白水與粗茶耳。粗茶之價極廉。五六月中。每一擔僅售錢三四文。蓋山榛野艸之類。非檀或葭也。葉巨如栗。置日光中曝之。乾后作褐色。煮水而飲。無香無味。惟色至醜。殷赤若羊血。鄉人甘之。煨以巨壺。酌以大斗。用之爲款客讌賓之上物。至細茗則唯城中人或富戶置之。非彼輩之所敢過問也。焦米一名胡米。六月中

取宿飯或新米。焙之至焦。然後泡以清冷之泉水。色出暗紫。飲之味苦而帶穀香。能去熱消食。亦村居人之所寶貴者也。然只行於三伏中。他時則否。嗚呼。一飲之資。所耗幾何。而農夫小民。乃樽節若此。世之坐享脂膏。任意揮霍。不顧民命。不建世功者。撫心自度。居然安乎。

予宅不大。縱橫三間。俗所謂五柱八罍屋也。區而分之。亦得五室。以一間爲炕。一間爲堂。一間爲客廳。餘一間則爲住室。各室皆置窗。糊以棉紙。案几通明。晴日竹影。雨夜松聲。畫意詩情。尺幅中不無佳興也。每耕鑿有暇。三餘靡事。則發案頭藏書。曼聲誦讀。林鳥啁啾。亦時來伴我寂寞。此中樂。蓋名利中人所夢想不到者也。家君子嘗署門聯云。一簞一瓢不改樂。既耕既種還讀書。亦紀實語也。

園中林木既盛。禽鳥繁多。予父愛鳥聲。輒禁獵者。使不得擊。故近鄉之鳥。皆遷

巢於吾林。自飲自啄。自飛自鳴。其態融融。若欣得托此樂土者。且或隨時變音。幽簧雜奏。亦如取悅於主人而爲主人作酬報也。每春曉夢醒。擁衾未起。餘溫留戀之中。聞百舌齊鳴。清商徐發。心神爲之逸曠。視彼兩行鼓吹。一部笙歌。直撒吞耳。予父嘗作小詩云。脫將布褲意何如。快快傭工水到渠。割麥插禾忙不了。提葫蘆漫勸農。沽亦禽言中之新制。然借助於枝頭朋友者。固不少也。鳥旣多。類旣雜。故其間不無好惡。正如人之有賢不肖也。而最以惡劣稱者。厥爲綠衫兒。及土畫眉。綠衫兒其大埒鳩。頭黑而身綠。貌頗不陋。土畫眉與畫眉等。惟色彩略暗。頭喙不及畫眉之秀削。可玩耳。是多鳥者。其族至繁。幾於無地無之。舌拙吭嘶。格磔不能鳴。而又好鳴。每清晨必呼其族友。羣聚而聒噪嘈雜。使人不能安枕。席日旣上。則散飛田土中。啄穀種。剝禾苗。無弗爲也。若園果旣熟。則又舍田土而集菓林。若桃若李若梅若杏若柿梨之屬。稍綻紅黃。主人或

未之覺。彼族則據最高巔。一一盡啄之。逮人之所得。則皆其唾遺物矣。故鄉人恨之刺骨。見卽撲殺之。卽廣庇如余家者。亦且弗能忍。蓋不圖其以怨報德之如斯也。雖然。世之朝倚人門。暮屠其戶。昨獲人救。今速人危者。曾不知凡幾。而於一鳥乎何尤。

宅前有隙地。平之爲場。縱橫約二百步。供曝熟打麥用也。沿坎植梅五六本。木筆三株。柿荆各一。雜以菊蓼鳳仙。四時之花不絕也。坎之中有冬梨一樹。高數十尺。垂陰滿庭院。春花秋實。俱足以娛主人。憂日暇無所事。徙倚庭前。藉衆卉之香色。羣山之佳氣。大足以攄吾懷。養吾真。正不必福地洞天。間關萬里也。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春之中。農事最繁之時也。鄉居之人。自燒燈而後。卽無日不在隴畝中。東風吹綠。萬木健新。麗日晴暄。百卉吐色。鄉之人好藝果。如櫻桃。如杏。如桃。如李。在在有之。每春風一到。則次第着花。夾雜於蒼松翠竹中。如絕

世美人。豔粧倩立。使人銷魂不少。予有暇。輒蘇笠剡策。徘徊於溪原草磧之上。與農夫野老。作桑麻情話。百花香裏看春耕。此樂令人忘世。

春有二節。最重於鄉間。一曰社。一曰清明。田家此日。皆輟耕掃墓。婦孺盡行。山野中游人如蟻。紙錢蝶舞。掩映於紅桃白李間。別饒妙麗也。城中士女。亦結伴踏青。寶蓋輕衫。窮靡極麗。酒客文人。輒呼朋引侶。挈壺提榼。會飲於山腰水曲。壙側墓前。蓋俗所謂坐清明也。清明前后十餘日。卽聞清明鳥。鳴聲朗晰。或作清明酒醉。或作清明酒醉痴。嚶嚶可辨。酒溫日暖。聽其曼聲一呼。輒令人鬻然思飲。游興狂發。嘻造物於人。何其巧於安排之如是耶。始亦憫彼驅馳名利之場。勞鹿風塵之藪者。興高彩烈。不自知其老死之將至。一朝大槐落葉。梧桐風倒。便束手向北邙山去。甚麼黃標紫標。金印銀印。都付諸覺來一歎耳。一杯未樂生前。九原一滴難到。究竟爲誰辛苦爲誰甜耶。多情最是枝頭鳥。苦勸清明

酒醉痴。迷岸晨鐘。善者鳥乎。

秧針刺綠。柳綠搖青。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首夏農忙。較春尤甚也。五月而后。則種植少畢。惟坐望秋成。鄉人有閒。輒網魚捕蟹。以供酒食。又有二。三少年。好謳歌吹笛。五夜月明。笛音四起。與溪聲谷籟相和答。躡屐徐行。自予宅北下。沿徑至溪。林陰如墨。路依稀可辨。時於枝柯扶疎中。月光下透。篩影如花。沿溪亦多古木。水聲淙淙。清寒襲體。鄉之人多就此納晚涼。兩岸席坐者殆遍。亦南莊之一消夏灣也。三伏中。余多留連於此。溪邊一石。潔滑堪枕。藉科頭箕踞。誦老杜水流雲在之句。熱塵如洗。

六月食新。田家大節也。雖貧窘之家。亦不忘此。市酒肉。採新穀。祀祖宗。敬地土。家人父子作團圓。謙樂。慶農業之且成。慰子弟之勞苦也。歲稔年豐。柘桑茂蔭。夕陽影裏。聽笑語依稀。知家家扶得醉人歸也。

予性不耐暑。二伏日中。卽蜷伏於林陰溪側。不敢多行一步。然山莊高敞。日夕涼生。較城市人受炎虐差少。每餘霞散綺。山川蒸綠。出門閒行。隨意而往。炊煙暝色。都入畫圖。鄉之人於田阡溪坎。植籬種荳。紫花翠葉。點綴於一遍黃雲中。別饒幽麗。

南莊有四景。其一曰梅花井。二曰伏波祠。三曰自生橋。四爲相見坡。伏波祠久廢圯。惟存故址。後生且不之識。橋與坡亦無多佳趣。惟梅花井則爲一莊居人之所仰給。功蓋在民。非徒供娛玩也。井在溪中。砌石以成。井底有小沙阜。泉源卽自阜下出。地氣極盛。泉出注泡作梅蕊。明澈可愛。自底直上。及面而沒。故有梅花水之名。水味亦甘冽。惟極剛寒。不甚和軟耳。

秋氣清肅。於人最宜。山川園林。亦別呈幽麗。萬物旣實。鄉人又日日事收穫。負簞挽車。歌笑遍野。偶披草相逢。則額手互賀。欣農成慶。豐收也。山林果實。亦就

成熟如柑橘。如梨柚。如羊桃紅粟。栗柿葡萄之屬。綴珠點漆。垂黃綻紫。纍纍可愛。而山野中紅粟尤多。樹密刺利。實大如豆。經霜曝日。殷然若珊瑚。採而食之。味甘鬆且令人飽。當斯之時。禽鳥極樂。飛啄果實。遍集園野。擇精揀鮮。逐地巢徙。若遊牧民之逐水草而轉移者。於是凡有佳果。惟鳥享之人而不之如也。然彼類啄之既飽。且更引頸高鳴。若故以驕客者。予惡之。遂盡園隙樹橘柑柚粟之類。入秋而後。垂實黃熟。之禽之鳥。仍復來集時。則側目張味。不得其道。徒作屠門之羨而已。於是彼類之蹤。似稍殺焉。

邊城瘠苦。田少山多。歲出大宗。厥爲桐茶油類。藉下水運輸。而通漢滬。年計十餘萬金。而茶油又爲四民日食品。故鄉野間桐茶林。往往與田地相參半。擷子之期。自白露爲始。號曰檢子。其勞較收穫尤甚。蓋枝密子繁。必手擷乃可。而樹又盤散。攀登艱難。故費日頗多。且傭力既雜。良莠靡列。掠門之風。時時堪虞。此

時鄉人率舉辦團練以保安謐。至檢子畢期爲限。

檢子而後農暇村靜矣。雖有小操作無多勞也。鄉人既獲閒則入山樵採伐廢木拾敗葉負之以歸藏諸室備禦冬用也。山翁野老每於晴日溫天則擔蔬果入城市售錢購烟鹽歸且必就酒市飲飲及半醉兩頰頰紅乃孑孑歸家闔筥戴斜陽掩映於疎林古道中時時聞醉語模糊笑聲盈耳也。

鄉人多好酒以其能慰勞發倦且足增人歡興也。吾村中尤甚釀酒之戶初僅一、二家而今則青帘獵獵殆五六處矣。酒亦不甚惡以水冽之故色泛泛作粉霞紅不能十分醉人然多飲之則令人飽脹予嫌其水氣多擗之不敢過問予父及兄則俱甘之。父本嗜酒晚年來每飯不能忘非酒則食且不飽然自山居以後不能盡時得佳釀故往往以村醪承乏久之遂相安且更喜其性之和易不若醞酒之酷烈可多尋杯勺間樂趣蓋亦所謂意不在酒者也。長兄復如之。

於是家庭中。麪秀才竟成主客矣。

園土雖不腴。然自墾治後。亦日有起色。植菜蔬頗適。且味亦甘美。畦町縱橫。青蒼滿目。春韭秋菘。夏瓜冬芥。以及瓜荳之屬。拉雜盈圃。一家終年。可以不素餐也。而菜蔬之類。大抵食鮮。則土膏未竭。香味皆好。亦能裨益於人。若朝採夕烹。則僅噉渣滓。木木如嚼蠟。了無餘味矣。然是非城市中。人所能領略。予山居久。享此味秘之。不敢示人。迺知閉門種菜之英雄。究竟是福澤不少。

予宅左右多林木。榮枯不長。故檣槁者。往往十得一二。然吾家需薪不多。亦聽其枚枿蟲峙。與主人添作畫圖。不之伐采也。既而經雨露所潤蝕。日月所曝蒸。遂產生菌耳。其中可食者頗多。而最佳品。則曰松菌及凍菌。松菌作褐色。生於松林中。出以八九月。氣極馨馥。凍菌則凍楸朽幹所出。色白質韌。有微香味。頗鮮美。可供作湯之用。以其生於嚴冬。故名曰凍菌。此亦山中之佳味。可媲美乎。

菘韭者也。

冬日可愛。暇晷適多。萬物蟄藏。山川皆靜穆於古。茅檐黃襖。又是一番風味。鄉人或獵蕪。或趁墟。或存問戚友。各極_H樂。以爲一年勞苦之酬。貸予於此際。亦復從鄉人後。隨俗也。朝暾照窗。遽然而起。進茶湯。飯粟麥。拾箬笠。躡布履。越阡度陌。隨意留行。環南莊之村塢。半多親友寄居。每過必留飯。飯必以酒。酒必醉。夕陽散亂。接羅欹斜。乃循道歸。而十里蒞田。小陽作花。赤莖碧葉。繁蕊如霜。所謂美人齊着褪紅衫者。殊斌媚動人也。

庭前植叢菊。培土深尺許。地氣極厚。孕花大如拳。且經久不謝。有醉楊妃金蟹爪諸名。每冬深。尙蓓蕾綻苞。露寒霜冷中。凜然見幽人之逸操。其葉尤肥。剪之歸。雜漿麵炸之。味馨濃。可佐酒。此皆山居之新食譜也。然使彭澤令聞之。定當持挺以逐。不容籬畔老饕踐踏其清業也。

鄉居冬寒較城爲烈。枯炭餘溫不能上體。田家多拙地爲爐。列榻成座。燒巨材。燄高數尺。經日不燼。老幼團聚。謔話爲歡。煮酒煨薯。着手皆成樂趣。及季冬遂中旬。則摒擋度歲。又是忙碌。釀酒炆羔。購香市燭。日日有城中行。屆臘月念六爲小年。小年唯吾族有之。相傳石軍之亂。時逼歲除。家人將逃匿。故匆匆於是夕度歲。嗣後因傳之爲紀念節也。然南莊中吾族爲多。其他後來人亦皆漸傳此習。無不作小年者矣。小年不食肉酒。唯供豆腐及麩魚。祀神傳殮。皆於午夜爲之。從舊事也。小年而後。越三日則爲大年。是正當之除歲也。大年極喧鬧。人聲火影徹。宵不絕較。之通都大邑。殆有過之。

度歲而後。爰及新春。元宵以前。爲鬧燈盛節。鄉中少年趨走如狂。鉦鼓聲不絕於耳。其類不一。而花燈爲最。月破黃昏。則萬炬如晝。炬多束葵幹。蔴莖爲之。經風燄愈烈。光熊熊照林木。皆赤。男婦老幼。扶携隨觀。亦無遮之大會也。小兒女

則結伴作七姑娘或打燕子弄鞦韆。秋千皆就古木爲之。懸巨竹爲綆。登搖勢起。翩翩入雲中。非有膽者不敢嘗試之也。嬉樂歡笑如茲者。凡半月。則西疇事起。布穀催耕。又田家作苦時矣。山中事業。大概若斯。

予山居者凡二年。二年之中。日周旋於農夫牧子間。鷄繞藩籬。殊了了無大志。然北窗高臥。擊壤狂歌者。本不知王侯將相爲何物也。不意塵凡小謫。孽海長沉。七八年戎馬奔馳。忽忽催老。渾沌既鑿。清靈全喪。每五夜燈青。一弓月白。打點茲編。倍榮舊夢。長林豐草之思。何時獲已也。

傲吾曰。山居住趣不少。寫來處處入勝。如讀陶公諸山居詩。未有不悠然神往者。吾尤願世上之紈褲子弟。不辨菽麥者流。盍執此篇而熟讀之。要亦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

唐復思傳

宋和

唐復思者。閩人也。不知其出處。清初往來於嚴州之淳安。遂安諸山寺。康熙十九年。余嘗遊遂安。見僧舍郵亭。多有唐復思題壁。書法老縱。詩怨悱孤放。而不自容。知其爲高隱者也。明年。余復至遂安。一日。過同鄉程廷周家。見席中一老人。豪飲。而巨頰丰頤。長目顧盼。程更出圖畫十許幅。請老人南嚮坐而題詠。老人則執筆崛起。視之則真七尺古丈夫。而又巨頰豐頤。修髯長目。其顧盼益雄矣。署紙尾。則曰唐復思題。余始驚。卽唐復思也。爲人巖立不倚。惟放廢於酒。遂人言。其初入縣南門也。已沉湎矣。僧伽帽。插花袒臂。欹倚歌道中。而人旣聞。產。烏言嘒嘒。時遂安雖已入版圖。而山谷猶多警。門者以故縛之。縣令則隱察其非常僧。而陽以爲醉僧也。笑釋之。由是遂常遊。食於淳遂之諸山寺。至甲寅。滇閩大亂。而淳遂之地。年餘。忽不見唐復思跡。及歸。乃云。自秦中來。縉紳之徒。因疑其志異。稍稍謝絕之。然復思雖往來於遂最久。其出處終匿不與人知。而

閩中遭甲寅之亂。閩人多流寓於遂。或有知復思者。言復思不姓唐。清初家產親屬皆破滅。然年遠事湮。晚進小生言甚略。終未知先生者。余自程廷周家識先生後。明日過訪之。往還既數。而先生有携杖童子。漸與余習熟。因微以先生事跡叩之。童子曰。我不知吾先生。但常見其中夜起視晷氣。有時或哭。而其枕匣有大銅章一。間常啓匣手弄。秘之不知何爲者。余意童子則未覩官司符篆耳。然則先生固先朝仕宦者耶。往往如蜀中補鍋冶篋匠之流。皆深自匿而不肯與人知。然既國亡家破。而又不卽於死。寧甘身同傭保之賤。可慨也已。又一日過先生。先生病更暴作。心痛。見余至。瞠目而視曰。復思死矣。恐死而世不我知。然復思非我名。而唐則我外家姓也。余爲烈皇御覽進士。言至此則淚。又曰。後仕宏光。語未絕。而適痛稍差。遂不復言。因問其姓名。亦終不答。先生病愈。乃去。遂而之淳。二十九年。有胡督公者。吾友也。見先生又在臨安。言臨安之廣文。

某謂唐復恩卽莆田之御覽進士林鐸云。

宋子曰。悲乎哉。先生僅烈皇帝之一御覽進士也。然天下旣更姓改王矣。而乃深自匿其名。以貴重其身也如此。

傲吾曰。先生之匿跡晦聲。固其志矣。而世人必欲知其隱。誠非先生之知己。

東明寺異人傳

孫靜菴

錢塘東明寺。傳建文帝曾避跡於此。明亡。某月某日。有二十二人。皆偉幹傑貌。免胄而入。命寺僧以米三斗作飯。豆一斗作乳。倉卒具食。僧異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觀佛像。不拜。見建文像。則拜而下泣。一人在前。餘隨後。不敢並已而求浴。裹衣朱殷。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銃。試鳥雀不一失。鎧仗重鐵。度所負荷皆百斤。其一人泣拜者。挽鞭重數十斤。合二僧之力。僅能舉。而彼運之如棕拂竹如意。問邑里姓字。皆不答。聞其聲知爲北人也。問今何往。則淚

隱隱承睫。曰吾糗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也。曰三吳未能集事。僧曰。以諸公之敢力赴義。何患無成。默不應。諷之苦空亦不應。僧曰。出卽值北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何啻百千。彼烏能難我哉。僧曰。自此天目民寨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乎。曰曾按視一二所。皆盜耳。不足目也。因向僧述天目徑山湖州之程。曰吾之湖州。曰湖州多守兵。曰固欲遇守兵。遂胄而去。每一人胄。兩人收之。目欲迸火。尋聞其遇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皆無恙。慨然歎曰。吾多殺亦何益。且吾所以來。豈爲此輩哉。皆投碧浪湖死。

傲吾曰。所志不達。宜其死矣。此二十二人之不事仇。與田橫五百人之不臣漢。又何以異。

石哈生宋石芝傳

彭端淑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自鬻於西安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常寡言笑。無喜慍色。人莫測其爲何人。詢之不言。聞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爲哈生。哈生者。諺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石芝常遊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清朝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吳軍相拒於滇之石萬溪。其山三面險峻。獨一面稍平。吳軍據之。期年不能克。清廷復遣將軍張勇助之。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而行。旣至。旗軍見之。舞掌笑曰。是尙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勇轅門。軍校疑爲賊諜。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略。兼下士。特爲百萬生民塗炭而來。獻破石萬溪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者。石萬谿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須其敝也。然後擊之。

故爲將軍計。利在速戰。速戰而取勝。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奈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間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衆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此固將軍平賊第一勳也。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託病。使副將將其軍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間道步行。沿嶺攀葛而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溪。勇以爲能。留軍中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嘗閒居與勇語曰。某平生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爲公知己耶。曰。某與將軍一言苟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者。獨石哈生而已。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某家。必携酒從後戶入。相見。偕至僻地。跌坐。對飲劇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興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嘗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坐。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革冠草屨褐衣。昂然而入。揖衆直踞其席。石芝旁侍。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

少遜持盃豪飲。旁若無衆賓客也。衆大驚駭。卒莫測其爲何人。後哈生病。篤其主人將爲殯殮之具。哈生曰。待吾友人宋公備之。主人憂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哈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爲痛哭。竟日。悉出囊中資。厚葬成禮而去。天下既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於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於華山云。

彭子曰。余嘗與張將軍孫宗純者遊。爲言石宋兩人事甚悉。宋石芝一出而爲張將軍畫策。建奇勳。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大過人者。乃爲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宗純又云。哈生既沒。或傳其善天文。本故明宗室子。以石爲姓。有託焉爾。問之不言。故世莫能定。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

傲吾曰。宋石芝功成身隱。石哈生竟以僕終。皆世間之難能事也。吾重石芝。吾尤重哈生。

林鉄匡大參傳

唐夢賚

林公名嗣環。銜匡其字。順治己丑進士。歷任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分巡兵備道。兼理學政。駐節瓊州。瓊州在海外。兵民雜居。維時李撫軍瑞吾最賢。而兵頗橫。有兵毆民者。林笞其兵。而匿其民於衙內。一時將領甚憤。擁衆入林署爭之。林端坐不爲動。但引頸向將領曰。惟殺我無多言。我懼死。不笞爾兵也。兵將唯唯而退。舊藩遣二人入林署言事。連騎至公坐不下。林詰之故。誤各與三十杖。舊藩大怒。賴撫軍曲爲解。乃免。時同城有高總戎者。林與之抗禮不少下。林往顧高。干旌甫及門。高卽啓門出迓。高來顧林。林時視事。或偃仰。必從容而出一日。高具酌。林極宴而赴之。及庭一揖罷。卽曰。倦甚。請少休。乃就寢別館。栩栩酣臥。比醒已三更矣。高肆筵設席。梨園之外。繼以小優。已而出家伎佐酒。林歡甚。問高曰。此優皆何處人耶。高曰。卽瓊州人也。林停杯放箸。舉聲痛哭。一庭皆驚。高怪問公何爲者。林哭曰。爾辱我。我不堪也。問何爲相辱。林曰。余監瓊。瓊民皆

吾子女爾酌我而令我子女歌舞。我何辱如之。卻席而起。林高互揭。得旨各降四級。林爲長三寸木牌。朱漆金書。欽降四級。使二役持之以謝瓊海之客。蓋林居官時。凡所投刺及上下文移啓劄。皆用紙長三寸。纔能容其條記。居恆曰。吾無從得錢買紙。其用長三寸木版署官銜爲前導。蓋行之已久矣。李撫軍嘗招之。及席。卽擁几而臥。將罷飯。同列推之。乃覺。撫軍但曰。彼倦耳。其疏放如是。其後林高復辨於朝。各杖戍。遇赦免。林客武林。遂家焉。當在獄時。適與周元亮侍郎同繫。二人從狴狴門隙中。傳遞唱酬詩句。已而笑曰。不圖吾兩人詩筒。乃在此。詩具元亨集中。迨客武林。諸當事爭延致之。得其一字畫以爲榮。無何。當事皆去。林僦屋西湖上。貧以死。妻子客寓。晨夕不繼。林柩暴露。無收葬之者。丁巳。余來湖上。尙見其二子。辛酉。次子又死。噫。悲矣。余與林同譜。從未識面。但從諸集見其一詩一序。今搜其全集尙存四冊。皆曹秋岳侍郎所訂正。余旣爲其子。

畢嫺乃葬之於昭慶寺西五里龍潭上。因記所聞於王巢雲副使者。志其居官崖異如此。巢雲謂伊蓋聞之蕭舍之炎嘗云。

傲吾曰。林公只知民爲貴。不知有他。故不加禮於同寅也。非抗也。惜其在官也。一介不取。身後清貧。暴骨難收。誠足悲矣。世由是尤重公。

記奇丐

闕名

郝小峯植松。性抗直喜詼諧。保定大族。清初八大家之一。道光間以選拔令江蘇。所至有長厚名。人呼爲郝瘋子。一時士大夫喜與之遊。以憂免從事精舍。鬱鬱不得志。咸豐中起復需次。同事多貴顯。小峯則垂垂老矣。住金陵。敝衣謁當道。謂其衣不中體。答曰。年老家貧。不似大人爲整衣褶時。蓋昔有其事。分隔雲泥。人所不敢言。其後年餘。益困迫。有事至妙香庵。一丐者曝於廊。小峯大呼曰。多年不見。何一寒至此。丐錯愕不知所爲。因携手入佛堂。縱談十餘年事。或歌

或哭某也賢。則伏地叩頭。丐亦叩頭。某不肖。痛罵之。丐亦罵。日西下。子弟請歸。命輿與丐同行。觀者如堵牆。及寓所。夫人迎謂曰。豈真瘋也。何顛倒乃爾。丐者曰。夫人勿怪。某與公不相識。而流離顛沛。所遇略同。如謂非類。則今日貴顯者。非昔時訂金蘭聯苔岑者乎。異日相逢。正恐以非類薄君家矣。承公雅愛。誓不相負。請勿疑慮。從此同居。共飲食。凡小峯一茶一飯。無不傾心料理。偶缺乏。蹣跚出門去。歸必有所遺。小峯旋病喘。日夜服侍。洩溺必親至。病歿。丐痛哭嘔血。其子弟問姓名。不答。送柩至江岸。對船大哭。聲振林木。揚帆出燕子磯。猶聞山顛叫號。淚灑如雨。點點滴船篷有聲。

南邨曰。人生知己感。唯貧賤爲獨多。今觀此事。益嘆衣冠之中無友道矣。

注意○○附遺刊

卷二第二十四頁末五字下少十九字如下
十卷。雁足燈考二卷。時文集四十卷。均散佚不傳。